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 年社區主導項目

保存、展覽、對話：

龍舟競渡

FISHERMEN AND BOAT DWELLERS
— 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項目主任：王瑋樂

文字報告撰稿者：王瑋樂、何浚希

資助單位：





保存、展覽、對話：龍舟競渡
——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目錄

Directory

報告摘要	第一節	第二節
08	水上人和 龍舟的起源	十九世紀外國人眼中的 端午和龍舟競渡
	10	15
第三節	一、花維路的生平	23
香港漁民之父	二、花維路看到水上人遇到的困難	27
花維路與水上人的 情誼	三、花維路為漁民介紹工作	28
22	四、花維路團結柴灣水上人成立漁民娛樂會	30
第四節	一、花維路與香港國際龍舟比賽	35
回歸前花維路與 香港龍舟競渡的 傳承	二、花維路與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 (Australia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37
34	三、東區龍舟邀請大賽的大龍邀請賽 —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44
第五節	一、堅定的理念和目標	52
柴灣漁民娛樂會 六十週年的運作和 柴灣生力龍的傳承	二、嚴謹的組織架構和充沛的人力資源	53
51	三、自覺傳承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	53
	四、良好的對外關係	54
	五、柴灣水上人之間相處融洽和團結一致	55



附錄一	一、花維路太太梁慧中的訪問 (節錄)	56
口述歷史訪問 文字稿 (錄影或 錄音形式訪問)	二、柴灣漁民黎永洪的訪問	61
56	三、柴灣漁民黎添的訪問	65
	四、柴灣漁民何惠英、黃根仔、黎文藻、 黎志強、郭少芳的訪問	67
附錄二	一、弗利曼特龍舟隊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的書面訪問	92
口述歷史訪問 文字稿 (書面形式訪問)	二、弗利曼特龍舟隊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的書面訪問 (續)	96
92		



附錄三

香港水上人、香港龍舟競渡和花維路的照片

一、香港漁民和花維路

(一) 香港航海學校校徽	98
(二) 由生力啤贊助舉辦，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	99
(三) 由生力啤贊助舉辦，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	100
(四) 1975年柴灣之夜綜合比賽紀念章	101
(五) 花維路創作的《龍船歌》	102
(六) 柴灣漁民娛樂會第一艘龍舟怡怡龍	103
(七)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黎牛（左）和黎金帶（右）合影	104
(八)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105
(九)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約1950年代）	106
(十)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在海灘合影（約1950年代）	107
(十一)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約1950年代）	108
(十二)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約1950年代）	109
(十三)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約1950年代）	110
(十四) 花維路在天主教堂參與柴灣水上人的婚禮（約1950年代）	111
(十五) 花維路和梁慧中在柴灣水上人黎添祖父的大木帆船上的合照	112
(十六) 各區漁民娛樂會晚宴照片（約1980年代）	113
(十七) 花維路與身穿傳統衣服的柴灣水上人合影（1950年代）	114

二、花維路所創立之漁民會的會徽

(一)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扣針	115
(二)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116
(三)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扣針	117
(四) 赤柱漁民娛樂會扣針	118
(五) 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119
(六) 香港漁民聯會扣針	120
(七) 柴灣漁民娛樂會扣針	121
(八) 柴灣龍船會怡怡龍、娛和龍的徽章	122
(九) 鴨脷洲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123
(十)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124



三、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與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

(一) 世界第一艘鋁製龍舟 國泰龍舟	125
(二) 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和赤柱漁民娛樂會結為聯盟	126
(三) 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與柴灣水上人參加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	127
(四) 柴灣水上人、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和花維路家人合影	128

四、柴灣漁民娛樂會與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129
(一)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封面)	129
(二)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一)	130
(三)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二)	131
(四)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三)	132
(五)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133
(六)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特寫)	134
(七) 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 大龍邀請賽漁民之父紀念盃	135
(八) 2023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6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暨嘉年華比賽規則及須知 (上)	136
(九) 2023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6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暨嘉年華比賽規則及須知 (下)	137
(十) 青山灣合意龍參加 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龍邀請賽	138
(十一) 青山灣合意龍一家三代同心奉獻於龍舟競渡的傳承	139
(十二) 2024 年獲得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後周根帶夫婦合影	140
(十三) 柴灣漁民娛樂會慶祝端午節龍舟競賽聯歡 (約 1980 年代)	141
(十四) 2024 年 6 月 10 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競投的龍舟模型	142
(十五) 2024 年 6 月 10 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大會展示競投的龍舟模型	143
(十六) 2024 年 6 月 10 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成功競投龍舟模型者及其朋友合影	144
五、柴灣漁民娛樂會到外地參與龍舟比賽	145
(一) 1984 年馬來西亞檳城國際龍舟節紀念牌	145
(二) 1979 年花維路代表柴灣漁民娛樂會參加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錦旗頒獎典禮	146
(三) 1979 年柴灣漁民娛樂會參加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大會開幕典禮	147
附錄四 花維路親自採集的剪報	148
(一) 從燈塔工作到社團服務 花維路半生為漁民奉獻	148
(二) Fremantle clubs will tackle Asian boat race	149





保存、展覽、對話：龍舟競渡
——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

《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上）》

文字報告

日期：2024年7月11日

報告摘要

每年農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是中國傳統節日，水上人尤為重視。香港每年的端午節都會有龍舟競渡大賽。為甚麼端午節會賽龍舟呢？廣為流傳的說法是紀念戰國時代楚國大臣屈原投江殉國，民間以划龍舟和食糉紀念他，至今流傳已經超過千年。本報告的第一節「水上人和龍舟的起源」簡述水上人和龍舟的起源並進行簡單的學術史回顧。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大量的外國人到這個對他們而言十分神秘的東方大國進行研究和貿易。至今關於龍舟和端午節的文獻大都引自中文的文獻，外國文獻卻鮮有被引用。本報告的第二節「十九世紀外國人眼中的端午和龍舟競渡」將透過整合「外文文獻」淺析十九世紀時期外國人是如何理解和看待端午節和龍舟文化。

香港從古至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在社會文化及居民生活習慣上，皆與中國一脈相承。但在十九世紀中葉，清廷積弱，致內憂外患相繼發生，使香港地區經歷一百五十多年被英國管治的歲月。當時香港社會的階級觀念比較嚴重，英國人和陸上人經常高高在上，故大多教育水平比較低下的水上人常被他們歧視。不過有一位在香港出生的英籍橫瀾島燈塔管理員主任花維路，並沒有歧視這群水上人。本報告的第三節「香港漁民之父花維路與水上人的情誼」將透過整合口述歷史、報章和民間文獻講述他的生平，以及他如何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和香港各個地區的水上人結為朋友，協助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和成立七個漁民娛樂會，向當時的港英政府爭取水上人的權益。

本報告的第四節「回歸前花維路與香港龍舟競渡的傳承」將透過整合口述歷史、報章和民間文獻講述花維路為了讓水上人和外國人、陸上人融合，向大眾推廣水上人的傳統運動——龍舟競渡，在1976年與筲箕灣水上人黎國駒一起合作，舉辦了香港甚至是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龍舟比賽，把水上人帶到世界舞台。在1979年，花維路也鼓勵來自西澳弗利曼特(Fremantle)的柏來克 David Blackley 成立龍舟隊，與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深厚友誼持續到今天。時至今天，西澳弗利曼特龍舟隊已經成為了澳洲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龍舟隊，並持續地參加每年在尖沙嘴海面舉辦的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從1995年開始，東區龍舟競渡大賽的大龍邀請賽被命名為「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而來自屯門青山灣合意龍的水上人周根帶每年都投入不少精力和努力來爭取冠軍。

因歷史緣故，在港英政府的年代，能講流利廣東話的英國人花維路成為了政府和水上人之間的橋樑。所以在回歸祖國前，花維路對在香港和世界促進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龍舟競渡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所創辦的柴灣漁民娛樂會至今已經成立了60年，是香港其中一個最早的漁民團體。自從回歸後，柴灣的水上人已經從當初六十年前被認為是教育水平比較低下，被陸上人所排斥的一群，到現在已經能夠獨當一面，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聯絡合作，舉辦大型龍舟比賽，攜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報告第五節「柴灣漁民娛樂會和柴灣生力龍的運作和傳承」將透過整合口述歷史和民間文獻去歸納他們能持續營運柴灣漁民娛樂會和傳承龍舟文化六十年的五個原因。

第一節 水上人和龍舟的起源

近百年來，不少專家學者進行水上人起源的研究。其中國學大師饒宗頤就撰有〈說蜑——早期蜑民史料之檢討〉，載於1967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聯合書院學報》（第五期）。更早的研究有陳序經在1946年著的專書《蜑民的研究》和羅香林發表的〈艇家〉，載於1929年出版的《民俗週刊》（第七十六期）。雖然如此，他們似乎都沒有得出一個準確的說法。誠然，可兒弘明(Hiroaki Kanki)在1967年著的專書《香港艇家的研究》指出水上人起源的研究不能以一元說視之，而是需要兼用語言社會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與古籍上的記載相對比，得出的結論才會比較可靠。¹

據黃天在其主編的專書《燈塔絲路紀行：港澳篇》考證，在1950年11月9日廣州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了《取消「蜑民」名稱，改為水上人民》，後來周恩來總理更在1954年作出指示，要求廣州市人民政府建設水上居民新村，居住在內地的水上人民的生活才大大得到改善。²

早期特別針對整體香港「蜑民」的研究而出版成專書的有：謝憤生《香港漁民概況》³、何格恩《蜑民調查報告》⁴、可兒弘明《香港艇家的研究》和《香港的水上居民：中國社會史的斷面》⁵。這些專書大部分都已經出版超過50年了。近二十年來，專家學者則從宏觀研究，轉為個案研究如：陳子安《漁村變奏：廟宇、節日與筲箕灣地區歷史1872-2016》⁶、王惠玲《記憶景觀：香港仔漁民口述歷史》⁷、鄭興《香港漁民辛酸史：漁閩與馬頭佬（二版）》⁸等。這個研究方法的轉變可能是因為早期在香港居住的水上人一般不識字而且經常被陸上人排斥，以致於他們對於陌生的研究人員都比較抗拒，不願意透露他們的生活。而後來香港社會逐漸發展，水上人陸續遷移上岸，與主流社會融合，才願意與研究員分享他們的記憶。

對於龍舟的起源，傳說是楚國人為紀念投江自盡的屈原，借龍舟驅趕和阻止江中的魚吃掉屈原的身體。諸南朝梁宗懷《荊楚歲時記》記：「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是日，競渡，采雜藥。」隋朝杜公瞻為該書作注提到：「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並命舟楫以拯之。」⁹唐《歲華紀麗》則認為龍舟競渡是來自「因勾踐以為成風，拯屈原而為俗也。」¹⁰

1. Hiroaki, Kanki.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boat people in Hong Kong. Southeast Asia Studies Section, New East Asia Institut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7, p. 5.

2. 黃天、景祥祐、楊宏通編：《燈塔絲路紀行：港澳篇》，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頁218-222。

3. 謝憤生：《香港漁民概況》，香港：香港漁民協會，1939。

4. 何格恩：《蜑民調查報告》，香港：東亞研究所廣東事務，1944。

5. 可兒弘明：《香港的水上居民：中國社會史的斷面》，東京：岩波書店，1970。

6. 陳子安：《漁村變奏：廟宇、節日與筲箕灣地區歷史1872-2016》，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7. 王惠玲：《記憶景觀：香港仔漁民口述歷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

8. 鄭興：《香港漁民辛酸史：漁閩與馬頭佬（二版）》，2022。

9. 陶子珍：《詞散文綜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53。

10. 王雲五編：《皇覽|歲華紀麗》，香港：商務印書館，1937，頁49。

而對位於廣東的龍舟競渡賽制，屈翁山又有詳明的描述：

「順德龍江，歲五、六月闖龍船，闖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少、其水直而不灣環者為龍船場。約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為界，船從竿左右闖，不得踰界。先期定其敵，兩龍船為一偶，大小長短相若，黃頭郎（解船伙、水軍）相若也。主者書於冊，又以兩籌書某龍船，字中分，主者執其兩半，而以兩半酌卮酒與之。兩船既闖，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主者合籌不爽，則書於冊，曰某船勝某船矣，以一標書勝字與之。……是日也，船連三勝，得三勝標者，是為初場最。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闖。三勝者連得二勝，則得一五勝之標，是為二場最。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闖，其一得全勝者，是為三場最。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張伎樂、簪花掛紅……闖得全勝還埠，則廣招親朋燕飲，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云。」

其意謂：每場龍舟比賽都是雙龍爭標，得勝者註於名冊上，並獲授書有「勝」字的錦標。初日連勝三場得三標，可得「初場最」的稱號。次日，初場最與初場最闖，如連贏兩個初場最，即兩天合計奪五標，遂成「二場最」。第三天，五勝者與五勝者決賽，能擊敗對手便成全勝者，即獲頒「狀頭標」，簪花掛紅，興高采烈地返回鄉鎮。因為奪錦而歸，會帶給該鄉鎮漁農豐年，四季歡樂。¹

詳細關於端午的起源和龍舟文化的中文文獻考證有梁新宇《端午龍舟大賽（第一版）》。² 專門研究香港龍舟歷史、以影像記錄水上人和關於龍舟的口述歷史的專書有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出版、彭潔玲編著的《漁民龍舟的驕傲》³。

關於龍舟競渡的研究和期刊大都著重於以中文書寫的文獻，透過挖掘和研究十九世紀以英文書寫的文獻來得知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龍舟競渡的文獻卻比較少。所以下一章將簡單的介紹十九世紀外國人眼中的龍舟競渡。



1. 黃天：〈賽龍奪錦話古今〉，《澳門日報》，2024年7月7日。

2. 梁新宇：《端午龍舟大賽（第1版）》。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17。

3. 彭潔玲編：《漁民龍舟的驕傲》。香港：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2022。



第二節 十九世紀外國人眼中的端午和龍舟競渡

1858年艾龍姆 Thomas Allom 繪畫了一張銅版畫題為農曆初五端午節“Festival of the Dragon Boat,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Moon”，以寫真圖像的方式紀錄了當時在廣州一帶龍舟競渡的盛況。從畫中可以看出當時依然是按傳統方法，以柚木製作，可以坐上 50 多人左右的大龍。兩旁的大小漁船站滿了正在欣賞龍舟競渡賽事的漁民和觀眾。



圖一、Allom, T., & Wright, G. N. (1843).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Fisher, Son, & Co, 21 – 22.¹

關於端午節和龍舟的起源，外國人的記載與一般中國人所認識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不過為了方便外國人了解端午節和龍舟，1898年出版的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廈門口語手冊》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解釋：

「Q. When is the Feast of the Dragon boat observed?

問五月節何時作

A.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答是五月初五

Q.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is festival?

問自何時起

A. In the times of the Eastern Chow Dynasty.

答東周起

Q. Is there any story connected with it?

問有何故事

A. There is. A loyal minister drowned himself in the river, and men go and look for his body.

答有因屈原盡忠投江死人慾尋其屍

¹ Allom, T., & Wright, G. N. (1843).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Fisher, Son, & Co, 21 – 22.

Q. Why did he drown himself?

問何事慙投江死

A. Because he gave advice to the emperor, who would not listen to him, so in vexation he committed suicide.

答因為諫諍皇帝不聽自己悶尋死路

Q. After his death was the emperor sorry?

問其死了皇帝有煩惱否

A. Very sorry, so he sent men to search for him.

答有真煩惱始命人尋之

Q. Did they find the body?

問後來有尋著否

A. No, the river was large and so they could not find it.

答無江水大無可尋

Q. Do they row the Dragon boat throughout the Empire, or only in one place?

問通國各處皆有扒枹是一所在而已

A. Throughout the eighteen provinces.

答十八省俱有

Q. Who arranges for the rowing every year?

問各年何人設法着扒

A. The more prominent and those who are well to do.

答較有名聲較有錢人

Q. Do those who race get prizes?

問門龍船有得賞否

A. Yes, there is always a prize to be seized when the goal is reached.

答有常常搶標

Q. Where is the prize stuck up?

問標插何處

A. On a junk that is anchored in the river.

答插在船裡傍在溪裡



Q. What does the prize consist of?

問標有何物

A. A silver medal, a bracelet, a handkerchief, a fan, or such like.

答銀牌手環手中扇等

Q. How many days do they row?

問扒幾日

A. Three days

答三日

Q. Do they ever quarrel and fight during these races?

問門龍船有冤家相打否

A. nearly every year they do so.

答差不多各年有」¹

從中可以看出雖然端午和龍舟競渡的來源有諸多傳說，廣為人傳的還是為了紀念楚國詞人屈原的故事。不過間中也有文獻誤以為端午節和龍舟競渡是為了紀念沒有聽從屈原建議的楚國公子（指的可能是楚頃襄王）的死：

The festival is called Pa Lung Shun or Tin Wat Uenm and is held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the Prince of Tsoo, who, neglecting the advice of his faithful Minister Wat Uen, drowned himself about B.C. 500.²



1. Macgowan, John.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4th ed.). Amoy: Chui Keng Tong, 1898, pp. 169 – 170.

2.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Corea, Japan, The Philippines, Cochinchina, Annam, Tonquin, Siam, Borneo,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c. for the year 1889,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89, p. 19.

關於龍舟競渡的盛況和習俗,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Corea, Japan, The Philipines, Cochin-China, Annam, Tonquin, Siam, Borneo,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c. for the year 1889 有以下記載:

“This ancient festival takes its present name, from the appearance of the boats employed in its celebration. They are serpent-like, of great length, and bearing an erect crested head and arching tail, carved to represent the imaginary dragon. The whole is nicely painted and gilt, and above them float numerous silk banners of various shapes. From forty to eighty men, in a uniform, gay dress, propel them with great swiftness; whose paddles dash the water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beating of an immense drum in the centre by two or three men, in concert with a gong, and the vigorous waving back and forth of a flag, by a man standing at the prow. Some of the banners of each are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of the particular place where the boat was manned and is owned. While they profess to be rowing about as if in search of one drowned, pride, the desire to distinguish the name of their district or village, the presence of so many excited spectators in their brightest apparel, the noise of drums and gongs, and the explosions of cannons and fireworks, arouse furious races and contests, which sometimes result in fights, the breaking or sinking of boats, and the death of individuals. Occasional dragon boats are seen for several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fifth. When the festival is over, the boats return to their proper district, and, being made of very hard materials, are buried in the mud, until the approach of another festival occasion requires them to be disinhumed, and decorated anew.”¹

(中文譯文: 這個古老的節日因其慶祝活動中使用的船隻的外觀而得名。它們像蛇, 很長, 有一個直立的有冠的龍頭和拱形的尾巴, 被雕刻成想像中的龍。船上的彩繪和鑲金精美, 上方飄揚著無數形狀各異的絲幡。四十到八十人穿著華麗的制服, 以極快的速度推動他們。他們的槳劃動水面, 同時兩三個人敲響中央的大鼓, 敲鑼, 站在船頭的一個人有力地來回揮舞旗幟。每艘船的一些橫幅上都有船東的名稱。當他們如同在搜索一個溺水者般極力地划船, 自豪感, 渴望能讓自己的地區或村莊揚名, 眾多興奮的觀眾穿著他們最鮮豔的衣服, 鼓和鑼的噪音, 以及大砲和煙火的爆炸引起激烈的競爭和比賽, 有時會導致打架、船隻破裂或沉沒和人員死亡。在五月初一前後幾天, 偶爾會看到龍舟。當節日結束後, 這些由非常堅硬的材料製成的龍舟會返回其適當的區域, 並被埋在泥土中, 直到下一年端午節的到來才將它們挖出來並重新裝飾。)

上述段落所提到龍船會在龍舟競渡後被埋入泥土, 然後在下年端午節重新被挖出來的儀式, 應稱之為「出水龍」。《番禺縣志》中有記: 「四月八日浴佛, 采麩荳椰, 搗百花葉為餅。是日江上陳龍舟, 曰出水龍。」² 原因是古時候的龍舟大多是以柚木製作, 最忌日曬, 所以需要埋在江中泥土裡, 到了每年四月初八浴佛日才挖出來重新裝飾, 參加競渡。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contain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the board of missions, and of the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a General View of other benevolent operations (Vol. XVII) 一書也介紹了扒龍舟的形式:

“Dragon boats are boats about thirty feet long, and just wide enough for two men to sit abreast by packing. The boats are high at both ends and low in the middle; they are curved so that only about two thirds of the boat touch the water. Each man has a paddle. There is a rudder like a curved oar, between twenty and thirty feet long, extending from the high stern. On the prow, which is in the shape of a dragon's head, sits a man with a fancy flag in his hand, waving it back and forth to keep time for the rowers. Just behind him stands a man with a gong, who helps the flag man keep time. In the middle of the boat there is another man beating a drum, which is on a little stand. The louder he beats, the harder the rowers row.”¹

(中文譯文: 龍舟是長約三十英尺的船, 寬度剛好足以讓兩個人並排坐著。船兩端高, 中間低; 它們是彎曲的, 因此只有大約三分之二的船接觸水面。每個人都有一支槳。有一個舵, 像彎曲的槳, 長二十到三十英尺, 從高高的船尾延伸出來。龍頭形狀的船頭坐著一個人, 手裡拿著一面精美的旗幟, 來回揮舞著, 為槳手們計時。在他身後站著一個拿著鑼的人, 幫旗手計時。船中央還有一個人在敲鼓, 鼓放在一個小架子上。他打得越大聲, 划船者就划得越厲害。)

比對 Thomas Allom 的銅版畫, 和前面兩篇外國文獻相比較, 可以得知中國各個地方的龍舟競渡形制是有所區別。在銅版畫裡有兩位旗手站在龍頭的位置搖旗, 而龍船中間則有三位鼓手控制扒手扒龍船的節奏。而有時候則是兩三個人敲響中央的大鼓, 敲鑼, 站在船頭的一個人有力地來回揮舞旗幟, 或龍頭形狀的船頭坐著一個人, 手裡拿著一面精美的旗幟, 來回揮舞著, 為槳手們計時。在他身後站著一個拿著鑼的人, 幫忙旗手計時。船中央還有一個人在敲鼓, 鼓放在一個小架子上。

而且外國文獻也記載了端午節當天, 家家戶戶都會在家門口懸掛菖蒲和約中午時分燃燒艾草: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a number of sprigs of the Cheung poo, or sweet flag, are nailed up on each side of the doorway. On the same day a quantity of the mugwort plant is burned inside the house about noon.”²

約中午時分燃燒艾草這一習俗與中文文獻的紀錄有所分別。據《荊楚歲時記》載: 「荊楚人以五月五日並踏百草, 採艾以為人(形), 懸門戶上以禳毒氣。」³ 不過這有可能只是地方習俗不一, 功用確實是一樣的。中醫以艾入藥, 性溫、味苦, 將艾曬乾, 點燃後, 可以驅蚊蠅。

1.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contain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the board of missions, and of the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a General View of other benevolent operations (Vol. XVII), NY: Mission House, 1849, pp. 77-78.

2. 《番禺縣志卷十七》, 載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珍本叢刊第 168 冊》, 海南: 海南出版社, 2001, 頁 399。

1. (1849).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contain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the board of missions, and of the board of publi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a General View of other benevolent operations (Vol. XVII), 77-78.

2. Denny, N.B. (Ed) (1874).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Vol. II). China Mail Office. 165 – 166.

3. 【南北】梁宗懌著、姜彥雅校: 《荊楚歲時記》, 長沙: 岳麓書社, 1985, 頁 34。

除此以外，在外國文獻也記載了端午節當天，家家戶戶會以紅墨書寫黃色紙的符咒，並張貼在家裡各處和大門口，而且似乎還必須是由未結婚的學生書寫才會奏效：

“Near the same hour each family writes, or requests someone to write for them, some ten or twelve copies of the following cha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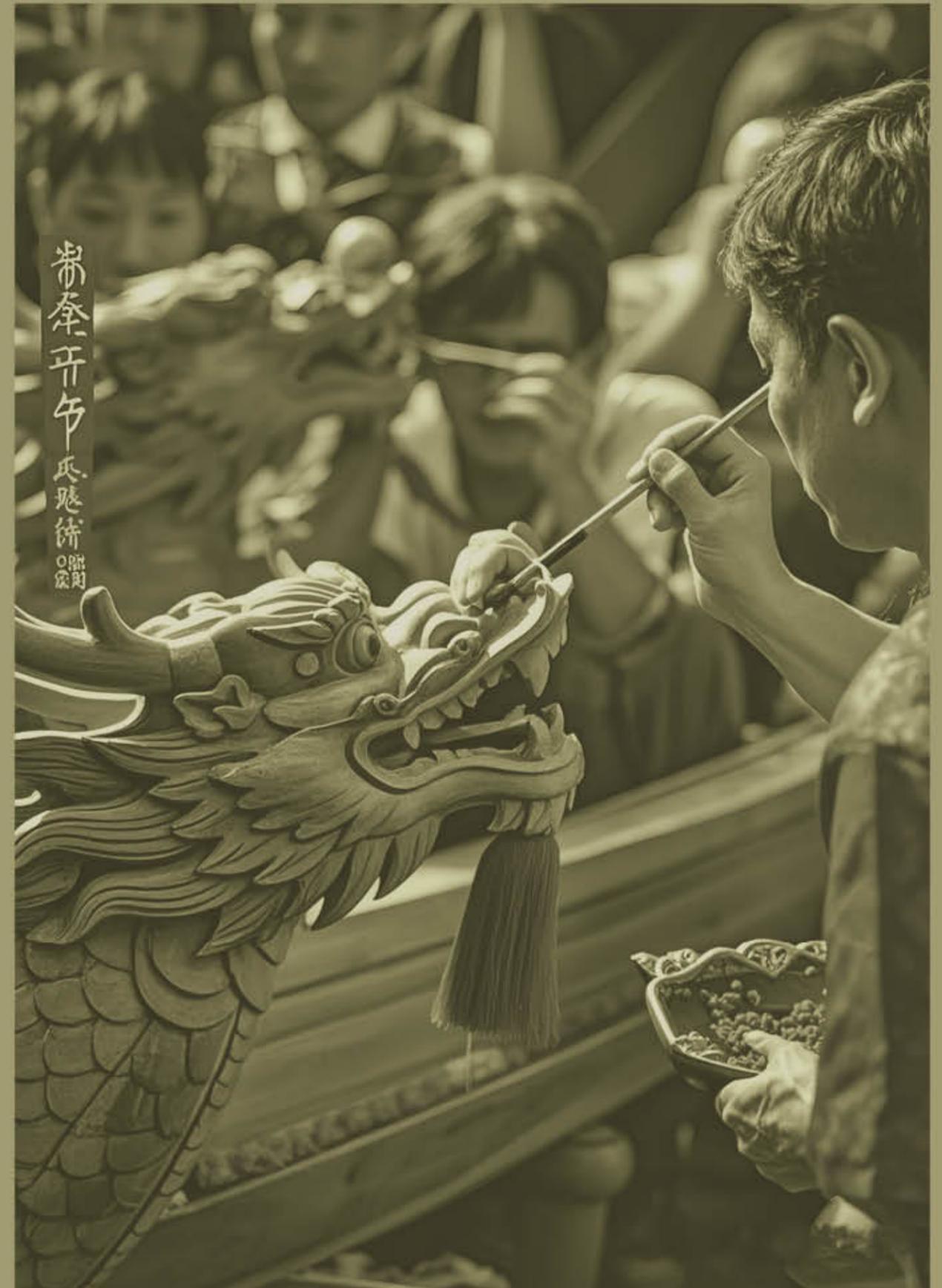
"Written at midday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may all unrighteous litigation and wrangling; all calamities and injuries, all diseases, with snakes, insects, rats and ants be kept away from us." This charm is always written on yellow paper with red ink. When written, copies are pasted up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house, and one on the front door. A Chinese friend has informed me that in his neighbourhood only bachelor students were employed in writing them, because they would not be effectual if written by anyone else.”¹

（中文譯文：幾乎在同一時間，每個家庭都會寫下或要求某人為他們寫下大約十至十二張的咒語：

「寫於五月初五午間：願一切不義之爭執，一切災禍、蛇蟲鼠蟻，遠離吾等。」這個咒語總是用紅墨水寫在黃紙上。寫完後，符咒會被貼在房子的不同地方，其中一份貼在前門上。一位中國朋友告訴我，他家附近只有未結婚的學生才可寫這些符咒，如果由其他人寫的話，效果就會不好。）



1. Denny, N.B. (Ed) (1874).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Vol. II). China Mail Office. 165 – 166.



第三節 香港漁民之父花維路與水上人的情誼

據香港報章的記載，香港最早的龍舟競渡至少可以追溯至1903年（距今121年），當時是在香港仔舉行的，得冠軍者得獎金25元，而亞軍者得獎金15元。¹時至今日，龍舟競渡已成為全球各地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之一，香港的國際龍舟比賽也成為了每年的盛事，吸引了全世界的遊客和龍舟扒手參加。

最初的香港國際龍舟比賽起源於1976年6月，香港漁民公會在筲箕灣避風塘舉辦龍舟比賽，並為香港首次邀請外國龍舟隊，日本長崎漁民龍舟隊神之島(Kaminoshima)，來港競賽。²一年後，香港漁民公會繼續邀請日本龍舟隊以及馬來西亞檳城的龍舟隊參與競賽。在香港漁民公會出版的《香港漁民丁巳端午龍舟競渡》特刊中，除了有主席，也被譽為龍舟賽之父，黎國駒的致辭，在參加隊伍簡介中也可以看到來自香港仔、筲箕灣、柴灣、荃灣和坑口的漁民代表，而其中代表柴灣「怡怡堂」的是所有代表中唯一一位外國人，香港漁民聯會永遠會長花維路(Charles Thirlwell)。³

一、花維路的生平

花維路(Charles Thirlwell)在1918年9月6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近結束時於香港出生。在1933年，花維路開始在太古船塢做學徒，而他的父親James Thomas Thirlwell當時則是「太古號」拖船的船長。自幼他常和鄰居的小孩玩，又會與太古船塢的同事閒談，就這樣學會了廣東話，⁴所以他的廣東話說得非常流利。

四年後，花維路加入海事處，先在橫瀾島燈塔當機械學徒，再到蚊尾洲上做見習燈塔管理員。他在動盪的時代下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燈塔管理員生涯。當時航海設備和漁船都比較落後，所以蚊尾洲和橫瀾島燈塔對於漁船導航的作用很大，經常有漁船在颱風期間停泊在燈塔附近。正因如此，花維路可以時常接觸漁民。據花維路憶述，「佢哋初初好驚鬼佬，尤其係細蚊仔，一見到我就走…後來，我買餅乾畀佢哋，又同佢哋玩…」。⁵二次世界大戰後，花維路一直升職，最後成為了橫瀾島燈塔管理員主任，在退休前主管青洲燈塔站上的火藥庫。

1. 《香港華字日報》，1903年6月3日。

2. 香港歷史檔案處，檔案編號：HKRS 70-8-1105, Dragon Boat Festival-D+N(1976-1979)。

3. 香港漁民公會：《香港漁民丁巳端午龍舟競渡》（1977）。

4. 〈從燈塔工作到社團服務 花維路半生為漁民奉獻〉，《世界日報》，（不詳）。

5. 〈「漁民之父」外籍燈塔老人〉，《新晚報》，1982年6月26日。

從以下的照片（圖一至圖十由柴灣水上人黎添，圖十一由柴灣水上人黎家駒提供）

可以看出花維路與香港水上人之間的情誼：



圖二：花維路與柴灣漁民黎牛（左）和黎全帶（右）合影（約1950年代）¹



圖三：花維路與柴灣漁民青年合影（約1950年代）²



圖四：花維路與柴灣漁民青年合影（約1950年代）³



圖五：花維路與柴灣漁民青年合影（約1950年代）⁴

1.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2.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3.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4.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圖六：花維路與柴灣漁民青年在海灘合影（約1950年代）¹



圖七：花維路與柴灣漁民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約1950年代）²

1.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2.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圖八：花維路與柴灣漁民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
(約 1950 年代)¹



圖九：花維路在天主教堂參與柴灣漁民的婚禮
(約 1950 年代)²



圖十：花維路與身穿傳統衣服的柴灣水上人合影
(1950 年代)³



圖十一：花維路（左）和太太梁慧中（右）
在柴灣水上人黎添祖父的大木帆船上拍拖⁴

1.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2.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3.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4.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二、花維路看到水上人遇到的困難

當花維路與水上人的交往越深，就越深明當時漁民（也稱水上人）的苦境。花維路說：「佢哋好窮，仔女又多…船又差，去唔得遠，又有海盜，試過唔敢出海，政府理唔到嘅。」他說，如今很多漁船都有機器，但漁場越來越少，皮費重，避風塘越來越遠，年輕一輩很多都想上岸工作，改變命運，但由於教育程度低，往往只可以做體力勞動工作。他以沙啞的聲音娓娓道來：「而家我最擔心就係四、五十幾嘅人，又有積蓄話退休，氣力又差咗，搵工唔易，又攤唔到救濟金，後生嘅想養佢哋都有能力……你知啦，租咁貴。」¹

在一次訪問中，花維路也曾經說過在他跟漁民開始交往時，大部分漁民都是文盲，而且與陸上人有隔膜和受到他們歧視：「我覺得佢哋同街上人太隔涉，街上人當佢地蠢，我時時同佢哋講，人哋做到嘅嘢，我哋一樣做得到。」²

三十多年前的香港，外國人對華人的歧視相當厲害，但是為什麼花維路反為漁民服務呢？他說：「年少時，父親常跟我說『人類是平等的，我們要一視同仁。』」³ 據花維路的女兒花嘉蓮說，花維路篤信天賦平等，也是來自於他們一家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一生信奉眾生平等的教義。



1. <「漁民之父」外籍燈塔老人>，《新晚報》，1982年6月26日。
2. <「漁民之父」外籍燈塔老人>，《新晚報》，1982年6月26日。
3. <從燈塔工作到社團服務 花維路半生為漁民奉獻>，《世界日報》，日期不詳。

三、花維路為漁民介紹工作

有見及此，花維路努力地為漁民爭取福利，盼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當時，他甚至為漁民撰寫致政府的英文公函和孩子們的出生證明，又帶領漁民到生死註冊署領出生紙和介紹他們當公務員。

柴灣漁民黎添為黎金帶的兒子。黎金帶從小便認識花維路，而且就是由他介紹到橫瀾島燈塔工作的。據黎添訪談時憶述：

「聽我爸爸說，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已經認識花維路。他們以前做漁民，船隻去到橫瀾島附近的時候，去停泊和休息的時候，有時花維路會下來與他們交談，或者拿些漁獲去交換些食物。可能因為至少已經認識，所以一直都有來往。」

「最主要是，花維路是天主教的，他在柴灣認識一位神父，叫 Father Man，文顯明神父，創立了海星堂，在柴灣是首間天主教堂。即是他有些漁民工作會幫手做，所謂漁民的漁夫，在這裏推廣天主教。當時都有很多漁民進入了天主教，這都算是其次。他幫助過漁民很多，我都說不了那麼多。」

「是啊！我爸爸當時大約 1960 年代，在橫瀾島做燈塔管理員之類的工作，都是花維路介紹的。當時有很多漁民，我認識都有幾個，包括我這個叔叔、其他親戚都有（得到花維路的幫助）。」¹



圖十二：花維路（左）與柴灣漁民黎金帶（右）在橫瀾島燈塔合影（1960 年代）²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三）〈柴灣水上人黎添的訪問〉。
2.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柴灣漁民黎永洪也回憶道：

「當時我記得我父親和花維路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花維路先生經常在我父親的船上玩，即是釣魚、做水上活動、游泳之類。我們小時候，就跟着他們一起玩。他年紀比我們大很多，我們一直跟他玩，一直到我們長大。我父親就說，你繼續取魚、捕魚難以支援生活，到你能夠儲蓄足夠的金錢，漁船以及船上的工具也都已經破爛。如果要重新再買船和工具，就會花光積蓄，等如沒有儲蓄金錢。沒多久，差利叔叔（花維路先生）就說：「我們現在成立了一個漁民（娛樂）會，可以幫助你們上岸讀書。」後來上岸，因為我十多歲，已經不能讀書，所以就上岸工作。（我）甚麼工作都做過，太古船塢、地盤、大東電報局、鶴嘴那邊都做過、工場等等，全部都做過。後來都（過了一段時間）了，花維路先生想找一個人去（青洲）燈塔幫他看守着那間屋。因為我與他最熟，所以我父親就叫我跟着差利叔叔（花維路先生）去幫他看守着那間屋。於是，我就看守了兩三年。然後，查理叔叔（花維路先生）經常幫助水上人的小朋友，大約十來歲的，就介紹他們去政府工作。他們是甚麼工作都做的那一種。後來我在他那裏做了沒多久，他就跟我說，他那邊的部門開始營運，叫了我進去他那邊的部門去做搬運炸藥的工作。」¹

「如果家庭，我的父親與他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很多時，當我們需要找幫手的時候，他就會幫忙。至於我的最大得益，這真是一個重點，我最大的得益就是他教了我幾句說話，對於做人很有幫助。第一句就是說，你要守時、講信用、要願意吃虧。就是這三句說話，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這三句說話）仍然都很有用，在早十幾二十年，可能這句說話沒有些甚麼用，因為現在所有都是硬件，用電腦準備，所以不能走漏洞。以前的人做生意和其他事情，這次吃虧了，下次我就給你更好的，對嗎？現在就不會了。所以我認為當時的這幾句說話對我來說，是終身受用的，就算到了今天，我都是這樣說。還有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事情，他幫我很多事情。尤其是我，例如是我結婚，結婚證書都是由他付款的，結婚的花都是由他付款的。甚至後來小朋友出生，他都有買奶粉給我的子女，所以我真的不知怎樣感激多謝他。」²

據柴灣漁民黎志強回憶道：

「我們以前水上人，出街都會被欺凌，我們是比較害怕打架的，也要找別人幫忙，好像是找花維路幫忙。不只是在打架的時候，就是連在找工作的時候，特別是在找政府工作的時候，需要他的幫忙。在我們求職的時候，如果要參與面試，只要我們將他的名字告訴面試官，成功的機會是會提高的。我自己都是靠着，才能夠在政府工作。」³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二）〈柴灣水上人黎永洪的訪問〉。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二）〈柴灣水上人黎永洪的訪問〉。
3.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振仔、何惠英的訪問〉。



圖十四、柴灣龍船會怡怡龍、娛和龍會的徽章
(約 1970 年代)¹

有時候，柴灣漁民娛樂會在柴灣邨第二座的會址也會成為避難所。據柴灣漁民黎文藻回憶道：

「以前柴灣漁民娛樂會避難所是在舊址的。不在社區會堂，當時還沒有社區會堂。在八號風球的時候，我們會招呼其他人進來避難所，如果有人進來的話，我們要通知政務處，看看他們有有些什麼需要，又或者是一些物資，例如是被子，暖氈。至於水上人，他們在打風的時候都會上岸，有人要當班，也有人會回到木屋裏面，不會留在船上。」²

花維路說：「最初成立娛樂會時，一切工作都由我『一脚踢』，不過，現在漁民已懂得寫簡單的中文信，他們可以跟政務處聯絡了。」現在他最擔心的，是漁民的團結性，為自己爭取應有的福利，和搬上岸居住問題等：「如今最重要的，是給漁民上岸居住，以便他們有安定居所。他們便不需在出海捕魚時，都帶著『一家大細』，以致影響孩子學業。」³ 後來，在 1977 年在柴灣以「漁」字開頭的公共屋村相繼落成，讓這群漁民能從船上搬到陸地上居住。

1.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3. 〈從燈塔工作到社團服務 花維路半生為漁民奉獻〉，《世界日報》，日期不詳。
剪報詳見本報告附錄四（一）〈從燈塔工作到社團服務 花維路半生為漁民奉獻〉，《世界日報》，日期不詳。

四、花維路團結柴灣水上人成立漁民娛樂會

後來，花先生認為水上人應有一個能為他們做點事的社團。於是在 1959 年冬天，花維路與三十多位熱心人士，包括黎牛和梁志明等人，在黎牛先生的士多船上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正式準備成立這個組織。在接下來的籌備期間，發起人們不斷逐戶登門拜訪登記，獲得了水上人的踴躍支持。

然而，由於大部分水上人文化水平較低，所以組織工作十分艱難。雖然他們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籌備社團，但正式運作上來，確實面臨重重挑戰，例如如何符合法規運行和與港英政府官員溝通聯絡等挑戰。

幸而在花先生、黎牛先生、梁志明先生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以及廣大水上人的通力合作，「柴灣漁民娛樂會」終於在 1961 年正式成立。1965 年，隨著柴灣第二座公共房屋的落成，娛樂會終於有了固定的會址：香港柴灣村第二座 9-10 號地下。當初政府想徵收高昂的租金，但在漁民娛樂會的爭取下，最終政府只收取象徵性的租金，為娛樂會減輕了很大的營運負擔。¹

關於柴灣漁民娛樂會的起源，黎添回憶道：

「我問前輩得來的資訊，大約在 1960 年代，柴灣有第一隻龍船，他們當時因為龍船需要經費，所以成立了一個龍船會，都是花維路幫忙的。在我印象中，柴灣第一隻龍船叫怡怡龍，因為小時候，我在第一隻龍船的龍頭上拍過一張照片，我到現在都非常歷歷在目，當時非常威風，有一張「龍頭照」。這應該是大約 1964 年，可能更早。聽前輩們說，龍船會成立以後，花維路想有一個會址。但是如果使用龍船會的名義來做，政府未必批准。於是他在想，倒不如做一個有娛樂成份的會，柴灣漁民娛樂會都不錯，可以有足球比賽，或者其他運動項目，當然包括扒龍舟。於是就向政府申請一個會址，當時第一個會址，在柴灣邨第二座。到 1980 年代，要清拆的時候，或者 1990 年代，才搬去現在新的會址。大致上是這樣。」²



圖十三、柴灣漁民娛樂會第一艘龍舟怡怡龍
(攝於約 1970 年代)³

1. 柴灣漁民娛樂會：《柴灣漁民娛樂會成立 60 週年誌慶暨新一屆委員就職聯歡晚會》，2024。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三）〈柴灣水上人黎添的訪問〉。

3. 由柴灣水上人黎添提供。

而且花維路所成立的柴灣漁民娛樂會有一個規矩，就是任何人不得在會址裡賭博。據柴灣漁民黃根仔回憶道：

「花維路是個很好笑的人，他會跳草裙舞。當年入會是比較複雜的，因為需要會員介紹才可以進來。進來的人，要遵守我們的會章。這個會章是1964年開始有的。以前我們是有會員證的。我們的漁民娛樂會沒有這麼複雜的規矩，進來的人就可以一起踢足球，一起玩。不過，我們的會，是強烈反對賭博的。這是花維路的宗旨，因為他不喜歡別人賭錢，所以不讓任何人賭錢。有些人自己走去賭錢，也會被人捉。」¹

後來花維路也成立了「赤柱漁民娛樂會」、「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大潭篤水陸居民聯誼會」、「香港仔鴨脷洲漁民娛樂會」、「筲箕灣漁民公會」、「香港漁民聯會」等多個分會，並親自為這些會創作會徽。《香港水上人與龍舟競渡的傳承（下）》的文字報告中將講述其歷史和香港的龍舟文化。



圖十五、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會扣針²



圖十六、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扣針³



圖十七、
赤柱漁民娛樂會扣針⁴



圖十八、
香港漁民聯會扣針⁵



圖十九、
鴨脷洲漁民娛樂會會徽章⁶



圖二十、
柴灣漁民娛樂會扣針⁷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2.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3.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4.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5.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6.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7.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第四節 回歸前花維路與香港龍舟競渡的傳承

一、花維路與香港國際龍舟比賽

花維路曾經在訪問裏說過：「我覺得漁民與陸上人好隔涉，現在我們搞漁農會，辦一些運動、足球、乒乓球、扒龍舟的活動，等漁民與陸上人有機會連絡。」¹

香港國際龍舟比賽始於1976年，最初只是香港漁民公會在筲箕灣舉行的一場國際賽。當時漁民公會的主席是黎國駒。他在1985年漁民公會出版的《香港漁民乙丑端午龍舟競渡》把如何促成1976年6月外國龍舟隊首次來港競賽的起源寫下來：

「還記得在十年前，我在日本大阪的皇宮酒店，初次會晤香港旅遊協會總幹事潘恩先生，二人暢飲於一間日本式酒廊，閒談中國的節日，端午漁民龍舟競渡，更談到龍舟由中國傳到日本已有一百餘年。返港後更得到香港日本總領事原富士男先生的協助，便與香港旅遊協會共同努力邀請日本長崎神之島漁民龍舟隊專程來港，和我們漁民兄弟分享『賽龍奪錦』的樂趣，在筲箕灣舉行了第一次龍舟競渡，為國際龍舟賽歷史，寫下了新的一頁。」²

同年（1985年）當花維路去世後，黎國駒曾經在同一本特刊中回憶他如何與花維路認識：

「我記得在二十年前，畢業東京水產大學返港後第一次會見差利是在柴灣端午節漁民龍舟賽，他赤着上身，只穿一條漁佬牛頭褲，坐在大龍舟最前的一個位置，番鬼佬扒頭撓，信不信由你！由一位漁民朋友介紹：這是鬼佬差利，花維路先生。我當時打趣說：您是鬼佬嗎？皮膚不似白色，或者是中國種的鬼佬吧！



圖二十一、花維路於1979年接受漁民贈送精緻的龍舟模型³

從此我們便成為漁民兄弟，親如手足，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很感激他的指導與鼓勵，共同努力為漁民工作，希望帶領一批年青漁民朋友，出來為漁民服務，接受教育，改善漁民的生活。

花維路會長，畢生在香港造福漁民，組織港島、新界各地區漁民會，增進友誼，促進團結，其目的是推動漁民與各政府部門，各社團之聯絡，使到社會人士了解漁民的生活情況，而對漁民有更多的關注，居功至偉…

花維路會長遺言：漁民要繼續合作；生力啤要繼續飲。」⁴

1. 〈卸了裝的聖誕老人〉，新晚報，1982年12月21日。

2. 〈漁民的老友花維路〉，《東區星報》，1979年1月25日。

3. 香港漁民公會：《香港漁民乙丑端午龍舟競渡》，1985，頁26。

4. 香港漁民公會：《香港漁民乙丑端午龍舟競渡》，1985，頁28。

舉辦國際龍舟比賽需要大量經費，除了由政府進行資助以外，還需要花維路幫忙尋找贊助。這就是花維路一向喜歡喝生力啤酒的原因。花維路認識了當時在生力啤酒公司擔任公共關係經理的陳英麟，並與他共同努力為漁民謀福利。後來陳英麟也成為了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長，並由花維路擔任推薦人，成為了1982年的香港傑出十大青年。除此以外，生力啤酒公司從1976年開始一直都有贊助由香港漁民公會舉辦的國際龍舟比賽。據陳英麟在一次訪問中回憶：“I think it was Charlie（花維路）who put dragon boat racing on the map... I remember he was always at the front, in No 1 position.”¹（中文譯文：我覺得是花維路把龍舟比賽帶到國際舞台上...我記得他永遠站在最前線。）

在1894年，花維路還沒有去世時，他擔任了當年由香港漁民公會主辦、東區區議會協辦的國際龍舟比賽籌備委員會會長，並強調尤德是香港首位出席筲箕灣龍舟賽的港督，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歡樂之情難以形容。²這證明了他成功地將一群被社會遺忘的水上人的龍舟競渡運動引起了當時港英政府管治者的注意。2022年2月27日出版的Post Magazine封面生動地描繪了花維路作為香港橫瀾島燈塔管理員主任把水上人的運動帶到國際舞台上的貢獻：



圖二十二、2022年2月27日出版的Post Magazine封面³

1. “Father of the fishermen,” Post Magazine, February 27, 2022, p. 13.

2. 香港漁民公會：《香港漁民癸亥端午龍舟競渡》，1983。

3. “Father of the fishermen,” Post Magazine, February 27, 2022.

二、花維路與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

(Australia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在1976年的國際龍舟比賽是由香港漁民公會在筲箕灣避風塘舉辦，不過從1978年開始，國際龍舟比賽由香港旅遊協會接手舉辦，改為在尖沙咀海面舉辦以吸引更多遊客來參與這場盛事。參加龍舟比賽的外國隊伍也從日本長崎隊擴展至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來自西澳的弗利曼特（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龍舟隊。¹

在1982年，弗利曼特隊首次參加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弗利曼特隊成立於1981年11月1日，當時的創始主席David Blackley代表弗利曼特救生會及划艇會（Fremantle Surf Life Saving Club）拜訪香港拯溺會（Hong Kong Life-Savers），並認識了花維路。在花維路的鼓勵下，David Blackley成立了弗利曼特龍舟隊。花維路不僅在香港透過龍舟運動把水上人和陸上人連起來，還把水上人和世界各地的人連起來，提升了香港水上人在世界的知名度。

時至今日，弗利曼特龍舟隊已經是澳洲成立的第二個龍舟會（亦是現存最久的）。隨後，弗利曼特龍舟隊設計並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鋁製龍舟，名為「國泰龍舟」（Cathay Dragon）。



圖二十三、全世界第一艘鋁製龍舟名為「國泰龍舟」（Cathay Dragon）（約1980年代拍攝）²

1. 香港旅遊協會：《一九八二年度國際龍舟邀請賽》，1982。

2. Kraayvanger, K., “CREW FIRED UP,” Fremantle Herald Interactive, June 7, 2024, accessed at <https://heraldonlinejournal.com/2024/06/07/crew-fired-up/> [Access Date: 10 October 2024].

當初弗利曼特龍舟隊只有約 30 人，大部分都來自當地的滑浪會，當中有 7 人則來自當地的划艇會，而且全部都是男性。因當地沒有龍舟，弗利曼特隊最初是每星期兩天晚上，分開兩組隊伍，在運動館、海灘及河流上進行訓練。工具方面，隊員只使用改裝的獨木舟上和由香港提供的划槳進行練習。雖然他們也想在同一條舟上進行訓練，不過當時澳洲並沒有可以容納 30 人的獨木舟或龍舟。再者，當時的澳洲人幾乎都沒有看過龍舟競渡，所以主席兼任教練的 David Blackley 只能從紀錄片中鑽研如何划龍舟。在 1982 年來港參加龍舟邀請賽前，主席 David Blackley 成功籌得 500 澳元製作制服和邀請國泰航空公司贊助兩位龍舟划手到香港作賽的機票。不過，每名參加者還需要自費 700 澳元來港作賽。¹

當時參加弗利曼特龍舟隊的隊員幾乎都是以互相介紹形式來組成的。據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Gordon Waycott 回憶道：

“Very simply, I was playing amateur football with Cockburn Lakes and amateur football club and was introduced to the sport by one of my sister’s friends. We watched the dragon boats from Swan Yacht Club, and I thought I’d give it a go. This was in 1987 and in 1988, I made my first trip to Hong Kong.”²

(中文譯文：很簡單，我當時正在科伯恩湖業餘足球俱樂部踢業餘足球，我姐姐的一位朋友向我介紹了這項運動。我們在天鵝遊艇俱樂部觀賞了龍舟，令我想嘗試一下。當時是 1987 年。在 1988 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划龍舟。)

而且弗利曼特龍舟隊也接納女性參與這項龍舟運動。據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Deb Alders 回憶道：

“In 1998, my boyfriend then Dean Alder, husband now, introduced me to the sport. He was attending a regatta, and they needed more girls, and I literally was thrown in, and I haven’t missed a year since.”¹

(中文譯文：1998 年，我當時的男友、現在的丈夫 Dean Alder 向我介紹了這項運動。他正在參加一個帆船賽，他們需要更多女孩參賽，我就這樣成為了其中一員，從那時起一年都沒有錯過。)

(一) 弗利曼特龍舟隊和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

花維路的孫女花懿露與弗利曼特龍舟隊一同參加了「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暨嘉年華」、「2024 年屯門區龍舟競渡」和「2024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等龍舟比賽。據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Gordon Waycott：

“I’ve been here five times with various clubs in 1988, 1990, 2006, 2017, and 2024. I’ve always had a great time but this year the hosting, accommodation, preparation and friendship of Chai Wan Fisherman’s Recreation Club was special. The experience of paddling in a traditional long 50-seater boat wa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his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I’m grateful and many thanks to our team member Kevin Ho for organising. Olivia Thirlwell, founding member of Chai Wan and grand daughter of Charles Thirlwell has made us feel welcome and has attended everyone of our races and has looked after us all.”²

(中文譯文：我曾於 1988 年、1990 年、2006 年、2017 年和 2024 年隨不同的龍舟隊來過這裡五次。我每次都玩得很開心，但今年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接待、住宿、準備和友誼都很特別。在 50 座龍舟上划的經歷是一生中難得的機會。這是一個難得的際遇，我非常感謝我們的團隊成員 Kevin Ho 組織了這次活動。花懿露是柴灣漁民娛樂會創始成員和花維路的孫女，她讓我們感到備受款待，參加了我們所有的比賽，並照顧我們所有人。)



1. 詳見本報告附錄四花維路親自採集的簡報。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一）〈弗利曼特龍舟隊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的書面訪問〉。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一）〈弗利曼特龍舟隊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的書面訪問〉。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一）〈弗利曼特龍舟隊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的書面訪問〉。

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Irene Jarzebek 繼續說道：

“We have established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Charles Thirlwell’s granddaughter who has hosted us in this trip, and we will be keeping in touch. Olivia is also passionate about the sport and has said that “The bonds she has formed with Chai Wan and Stanley throughout the years are truly special - they have become a second family”. She is grateful to Chairman Wong from CWFRC, Chairman Lai from SFRC, coach Siu Wah and Wah Gei (and uncles and aunts), for their guidance and support.

We feel so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participated on Monday 10 June competing in the 50-seater event with traditional wooden boats at Tuen Mun with members of Chai Wan, Olivia Thirlwell also accompanied us and paddled with us. This is a rare event for Westerners to be part of and Chai Wan also provided food, uniforms for our team and made us exceptionally welcome.”¹

(中文譯文：我們與這次接待我們的花維路孫女(花懿露)建立了牢固的關係，我們將保持聯繫。花懿露也對這項運動充滿熱情，並表示「多年來她與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建立的聯繫非常特別——他們已經成為了她的第二個家庭」。她很感謝柴灣漁民娛樂會的黃主席、赤柱漁民娛樂會的黎主席、教練少華和華記(以及叔叔阿姨們)的指導和支持。

我們感到非常幸運和榮幸能與柴灣的成員一起參加6月10日星期一在屯門舉行的50人龍舟比賽，花懿露也陪同我們並與我們一起划龍舟。對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活動，柴灣也為我們的團隊提供了食物、制服，讓我們受到了格外的歡迎。)

可見弗利曼特龍舟隊除了喜歡龍舟運動外，還對於背後傳統的50座龍舟大龍文化十分感興趣。而且他們在澳洲也會跟從一些划龍舟的習俗，如點睛等，不過對於點睛的意義可能不盡相同，Wade Spackman認為“I have dotted the eyes, to awaken the sleeping dragon from the off season.”(中文譯文：我點了眼睛，喚醒淡季沉睡的龍。); Gordon Waycott認為“Yes, I have dotted the eyes of the dragon head at the start of our season.”(我在賽季開始時就在龍頭的眼睛上點了睛。); Deb Alders則認為“I too have dotted the eyes which I believe to be for good luck, be healthy and have a good life.”(我也點了眼睛，我相信這會帶來好運、健康和美好的生活。)

弗利曼特龍舟隊尊重龍舟傳統文化的另一例子就是當他們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鋁製龍舟，名為「國泰龍舟」(Cathay Dragon)，柴灣漁民娛樂會贈送了龍舟競渡時所需要的鼓，而赤柱漁民娛樂會則贈送了龍舟的龍頭和龍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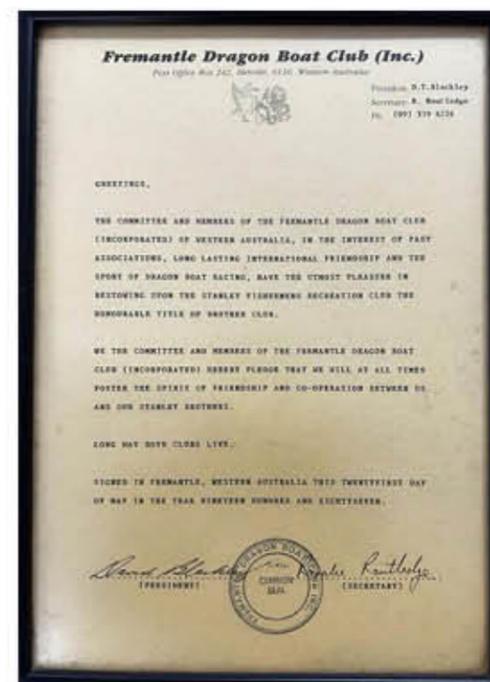
據柴灣漁民娛樂會的黎志強回憶道：

「澳洲的龍舟隊在珀斯(弗利曼特)，我們知道他現在的負責人叫做David。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有送一些龍舟鼓給他們，因為他們沒有物資。他們的龍舟不是用木造的，是用鋁造的，但是他們是不會沉的，物料非常輕盈。他們設計龍舟的時候，也看過我們的設計，他們的鼓，是用鐵罐做的。至於我們送給他們的鼓，是他們自己帶過去澳洲的，不是我們幫他們的。我們只是送了給他們一次。他們只有兩隻龍舟，並不是很多。」¹

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Irene Jarzebek 說：“We used the dragon head and tail for approximately 20 years, until we upgraded to fibre glass boats in 2004. The drum was a souvenir and is well protected back at our club.”²

(中文譯文：我們使用了該龍頭和龍尾大約20年，直至我們在2004年改用纖維龍舟。該鼓是紀念品而且一直在我們隊的會址中妥善保管。)

正因弗利曼特龍舟隊在成立初期得到柴灣和赤柱漁民的幫助，弗利曼特龍舟隊於1987年正式與柴灣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結為聯盟。赤柱漁民娛樂會仍保留著弗利曼特龍舟隊的書信：



圖二十四、弗利曼特龍舟隊贈與赤柱漁民娛樂會結為聯盟的書信
(1987年5月21日)³現藏於赤柱漁民娛樂會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一)〈弗利曼特龍舟隊(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的書面訪問〉。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二)〈弗利曼特龍舟隊(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的書面訪問(續)〉。

3. 由赤柱漁民娛樂會提供。

“GREETINGS,

THE COMMITTEE AND MEMBERS OF THE FREMANTLE DRAGON BOAT CLUB (INCORPORATED) OF WESTERN AUSTRALIA, IN THE INTEREST OF PAST ASSOCIATIONS, LONG LASTING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ND THE SPORT OF DRAGON BOAT RACING, HAVE THE UTMOST PLEASURE IN BESTOWING UPON THE STANLEY FISHERMENS RECREATION CLUB THE HONOURABLE TITLE OF BROTHER CLUB.

WE THE COMMITTEE AND MEMBERS OF THE FREMANTLE DRAGON BOAT CLUB (INCORPORATED) HEREBY PLEDGE THAT WE WILL AT ALL TIMES FOSTER THE SPIRIT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US AND OUR STANLEY BROTHERS.

LONG MAY BOTH CLUBS LIVE.

SIGNED IN FREMANTLE, WESTERN AUSTRALIA THIS TWENTYFIRST DAY OF MAY IN THE YEAR NINETEEN HUNDRED AND EIGHTYSEVEN.”

(中文譯文:

您好!

西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有限公司)的委員會和會員,因過往的交流和關係,持久的國際友誼和龍舟運動,非常高興授予赤柱漁民娛樂會兄弟會的頭銜。

我們弗利曼特龍舟隊(有限公司)委員會和會員特此承諾,我們將始終弘揚我們與赤柱兄弟之間的友誼與合作精神。

祝願我們兩會長存。

於1987年5月21日在西澳弗利曼特簽署)



當弗利曼特龍舟隊在2024年拜訪赤柱漁民娛樂會時,當時簽署這件書信的秘書 Rosaline Routledge 也有隨同。據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Irene Jarzebek 說道:

“We had goosebumps when we saw and read the letter, especially as Rosalie Routledge who was the secretary at that time and a signatory to the letter is here with us in 2024 on this very special occasion. She is in now in her early 80s and has enjoyed this trip with her son Stewart, who was a mascot for the club back in 1985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on a trip to Hong Kong. He participated as a paddler on Saturday 15 June.”¹

(中文譯文:當我們看到並讀到這封信時,我們起了雞皮疙瘩,特別是當時的秘書、這封信的簽署人 Rosalie Routledge 在2024年這個非常特別的時刻與我們在一起。她現在已經80歲出頭了,很享受與兒子 Stewart 這次來港作賽。14歲的 Stewart 曾經是龍舟隊的吉祥物並隨同隊伍在1985年來港參加龍舟比賽。在2024年6月15日(星期六),他將作為划手參加龍舟比賽。)

時至今天,將近40年了,弗利曼特龍舟隊依然持續地參加世界各地的國際龍舟比賽,可見傳統水上人的龍舟文化在國際體育和文化上已經受到高度重視。如弗利曼特龍舟隊成員 Deb Alders 說:

“Yes, I have competed three times in Hong Kong, in 2006 and now 2024. I have travelled to Bangkok, in 2003, 2008; Taiwan in 2011; Penang 2002, 2013; Kununurra, Western Australia in 2022, which was a 55 KM paddle on the Ord river.”²

(中文譯文:是的,我曾在香港參加過三次比賽,分別是2006年和2024年。我也曾經在2003和2008年去過曼谷,2011年去過台灣,2002和2013年去過檳城,2022年去過西澳大利亞州庫努納拉奧德河上划龍舟55公里。)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二)〈弗利曼特龍舟隊(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的書面訪問(續)〉。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二(一)〈弗利曼特龍舟隊(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的書面訪問〉。

三、東區龍舟邀請大賽的大龍邀請賽 -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老一輩的漁民十分重視端午節龍舟競渡的傳統習俗，他們會遵守很多禁忌。花維路就指出他們除了禁止女人觀看和觸摸龍船之外，更要在初一至初五食齋，男則要在這期間禁忌女色，又不准男人穿拖鞋扒龍舟，在出賽之前更要用橘子葉煲水洗身等等。¹

柴灣漁民娛樂會黃根仔主席回憶柴灣扒龍舟的習俗：

「夜晚推龍舟下海的時候，我們全部都不准說話。初三初五就要比賽，以前是沒有些什麼訓練的。以前的採青，就是在摘一些草。採青是一個在拜神後會進行的儀式。採青不是在大廟進行的，他是在柴灣進行的。

以前在我們準備曬衣服的時候，我們比較掉忌女性的衣服。如果我們爬龍舟的時候，一定要收起女性的衣服，而且，女性是不能觸碰龍舟的。以前的管制比較嚴格，現在就沒有這麼嚴格。現在女性都可以爬龍舟，以前是不能的。

柴灣漁民娛樂會仍然有游夜龍、化衣、拜神。這個儀式是在端午節之前發生的。現在的儀式沒有以前做得這麼多，但是在過程之中，也會一直燒衣紙。這個儀式的名字叫做游夜龍化衣。這些都是漁民的習俗。

以前的大龍舟能夠坐 30 幾個人。

因為端午節對漁民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水上人最高興的習俗。所以這一天，所有水上人都不會出海捕魚，不會賺錢，而是會一起回來爬龍舟。這是慶祝端午節，大家都會為自己的地方爭取名譽。

以前扒龍舟的人會吃白糖糕，也會煲一些滾水，加一些茶葉，誰人扒龍舟比較累，比較口渴，就會直接喝，不像現在一樣，不會用膠樽，不會喝膠樽水。只要是認識的龍舟扒手，就可以喝茶。

我們以前在龍頭的位置，一定要擺糴。這一個習俗現在應該是仍然有的，就是龍頭應該仍然有糴。這個糴沒有分鹹肉糴和鹼水糴，反正有就可以。

不同的龍舟隊會派不同的神，除了天后之外，也有洪聖爺，但是其實也沒有指定要拜誰。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話，其實看看他們的情況，反正不一定要拿香，不一定要燒衣，其他人做就可以。拜天后的人要買天后衣，拜洪聖的人要買洪聖衣。」²

1. 〈老香港花維路談端陽佳節，移風易俗忌諱漸減，女性觀龍舟已解禁〉，《東區報》，1983年4月6日。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當時的柴灣漁民娛樂會的第一艘龍舟是「怡怡龍」。據柴灣漁民黎志強回憶道：

「怡怡龍是柴灣漁民娛樂會的第一艘龍舟，他的標記，是花維路親手設計的。他不懂得中文字，只會講，不會看，但是他的子女和漁民都會幫助他。大家都會一起幫忙。當時有個人叫做黎金福，佢特登去中環打造這個標誌。」¹

「以前的時候，扒龍舟是一個興趣，大家很想做這件事。」²

「怡怡龍是大家合資去買的，但是不是我們自己設計的，而是外面的工匠去設計的。」³

不過柴灣的龍舟比賽比其他地區發展的比較晚，在1970年才開始第一屆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據柴灣水上人黎添說：

「在1980年代前，大約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龍舟比賽是漁民的活動，即是沒有這麼普及的。每年端午節，由五月初一開始，由初一至初五，總共五日，所有漁民全部都會回到灣頭甚麼都不做，只是排龍舟。每個灣頭都會分別比賽，至於柴灣，由於龍舟比較遲起步，相較其他灣頭很早起步，已經很有規模，唯有選擇五月初三做比賽。傳統上，五月初三就是由柴灣做比賽，初五就留給其他大灣頭做（比賽）。後期在龍舟比賽普及之後，就可以讓岸上人都可以參與，一路擴展和發展到今天的規模。」⁴



1.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2.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3.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四）〈柴灣水上人黎文藻、黎志強、黃根仔、何惠英的訪問〉。
4. 詳見本報告附錄一（三）〈柴灣水上人黎添的訪問〉。

保存、展覽、對話：龍舟競渡
——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第四節
回歸前花維路與香港龍舟競渡的傳承

會講廣東話的花維路，經常和水上人一起，故也懂得水上話，並且寫了一首以水上話填散的《龍船歌》。雖然花維路何時填寫《龍船歌》還有待考證，但最早的文字紀錄是1983年香港漁民公會在筲箕灣舉辦的龍舟比賽。¹

每次區龍舟競渡大賽和之後的晚宴中，柴灣漁民都會高唱這歌。每次東區龍舟比賽的場刊和柴灣漁民娛樂會的特刊，都會印上《龍船歌》的簡譜和歌散。

「《龍船歌》散：花維路 MBE 原曲：蘇武牧羊

今年又有扒龍船，扒靚啲龍船，真係扒得好鬼遠；

喺開邊扒埋嚟，扒到氣喘喘，龍船扒得快，真係好世界；

如果扒甩尾，真係好抵死，飯未食過比個龍正閘到七果皮，嘻！嘻！嘻！

如果流下橈真係比個龍正趙，揸歪杪，比佬閘，亦都比人趙；

好天曬到黑，落雨亂咁落，冷到驕肺，震得真係好睇；

手都起腱，大牌起腱，因為要搏命扒，嘻！嘻！嘻！

1. 扒甩尾：扒第尾。

2. 龍正：船長。

3. 流下橈：洩了氣。（流是槳停留在水中沒有即時提起，即那人氣力不繼）。

4. 揸歪杪：掌舵偏歪咗」²

花維路的女兒花嘉蓮 (Catherine Thirlwell) 和

陳英麟也把這首《龍船歌》翻譯成英文，

以讓外國人欣賞花維路創作時的巧思：

“《Dragon Boat Song》

Lyrics by Charles Beatty Allenby Haig Thirlwell

Music from Chinese folk song 《蘇武牧羊》

This year we have Dragon Boat Races again.

It's a long long way to the finishing line;

From the start, way to the end, we are panting hard.

Boat going so fast, we have a jolly good time,

Boat tailing behind, Captain will wallop us,

We have nothing to eat and are good for nothing.

Hei! Hei! Hei!

If you paddle leisurely you will get a good smack.

Getting off course, makes everyone mad,

Helmsman will be whacked.

Sun darkens our skin, rain beats against our backs,

Damn cold, we are jerking like fools.

Blisters on our hands, blisters on our thighs we paddle like hell.

Hei! Hei! Hei!

English Trans. by daughter of Charles Thirlwell”

1. 香港漁民公會：《香港漁民癸亥端午龍舟競渡》，1983。

2. 柴灣漁民娛樂會：《柴灣漁民娛樂會成立60週年誌慶暨新一屆委員就職聯歡晚會》，2024，頁57。



圖二十五、花維路以水上話填散的
《龍船歌》¹

值得注意的是，花維路在1984年去世前不久曾經修改過《龍船歌》。在1985年香港漁民公會的《香港漁民乙丑端午龍舟競渡》特刊《龍船歌》才有「嘿、嘿、嘿」。花維路的孫女花懿露認為「嘿、嘿、嘿」才是這首《龍船歌》的高潮所在，一直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在東區生活和長大的水上人。

在花維路去世11年之後，東區龍舟競渡大賽為紀念花維路，

把水上人傳統的大龍比賽命名為「漁民之父紀念盃」。大龍邀請賽比賽賽則如下²：

• 共九隊，每隊進行三輪初賽（每輪初賽分為A、B兩組）

• 每賽計分賽成績計算：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 三輪初賽成績排列名次，進入各項決賽項目及指定線道。

決賽項目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金盃	初賽第四名	初賽第二名	初賽第一名	初賽第三名	初賽第五名
銀盃	初賽第八名	初賽第六名	初賽第七名	初賽第九名	

每年的「大龍邀請賽」的金盃冠軍可以暫時得到「漁民之父紀念盃」獎盃，而第二年就要交給下一任冠軍得主。只有連續三屆龍舟賽均拿第一的隊伍才能永久獲得此殊榮。自1995年「漁民之父紀念盃」設立以來，只有「青衣圓玄添福龍」和「青山合意龍」兩支龍舟隊伍可以永久擁有這個獎盃。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柴灣生力龍」也曾獲得三次「大龍邀請賽」冠軍，但因為不是連續三年獲得冠軍，所以沒有永久獲得「漁民之父紀念盃」。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歷屆冠軍名單（截至2024年）：

1995	香港仔生力漁業龍	2009	青衣圓玄添福龍
1996	香港仔生力漁業龍	2010	青山合意龍
1997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11	青山合意龍
1998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12	青衣合眾堂龍舟隊
1999	柴灣生力龍	2013	冠昌青山合意龍
2000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14	福建僑民會青衣合眾龍
2001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15	免文船務青衣合眾堂
2002	柴灣生力龍	2016	青山合意龍
2003	柴灣生力龍	2017	青山合意龍
2004	鹿洲同慶龍	2018	青山合意龍
2005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19	顯利工程同慶龍
2006	南鷹運動協會	2022	顯利工程同慶龍
2007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23	青山合意龍
2008	青衣圓玄添福龍	2024	青山合意龍

1. 柴灣漁民娛樂會：《柴灣漁民娛樂會成立60週年誌慶暨新一屆委員就職聯歡晚會》，2024。

2. 柴灣漁民娛樂會：《2023年度慶祝香港回歸26週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暨嘉年華》，2023。



圖二十六、屯門「青山合意龍」¹



圖二十七、青山灣合意龍一家三代
同心奉獻於龍舟競渡的傳承²

屯門「青山合意龍」的主持人周根帶先生認為龍舟賽能夠幫助大家團結起來，促進家庭和諧，故堅持每年花費鉅資參加龍舟競賽。他帶領的「青山合意龍」獲得過四次東區龍舟競渡大賽冠軍，並於2016、2017、2018年連續三年奪下桂冠，永久擁有「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由於新冠病毒疫情，東區龍舟競渡大賽在2020和2021年停辦。本來在2019和2022年，「顯利工程同慶龍」已連續兩年奪得冠軍。不過在2023和2024年，屯門「青山合意龍」又連續兩屆奪得冠軍，可見競爭十分激烈。

時至今日，花維路的孫女和兩個外孫在工作之餘，也會參加划龍舟訓練。花維路的精神在他的後代以及水上人中一直傳承。³

1. 屯門「青山合意龍」主持人周根帶提供。

2. 屯門「青山合意龍」主持人周根帶提供。

3. 黃天、景祥祐、楊宏通編：《燈塔絲路紀行：港澳篇》，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

第五節 柴灣漁民娛樂會六十週年的運作和柴灣生力龍的傳承

保存、展覽、對話：

龍舟競渡——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柴灣漁民娛樂會成立了60年，花維路去世也將近40年了。漁民會的傳承實在有賴一代又一代柴灣水上人的團結和努力，才能連續幾十年舉辦大型的東區龍舟競渡大賽和其他的社區活動。以下將總結柴灣漁民娛樂會能夠傳承60年的因素：

一、堅定的理念和目標

柴灣漁民娛樂會的宗旨有二：（一）使漁民在本會享受各種娛樂活動；和（二）使漁民藉本會之娛樂及社交活動聯絡及增加漁民之友誼感情。這兩個宗旨從柴灣漁民娛樂會成立至今依然沒有改變。

除了每年一度的東區龍舟競渡大賽以外，漁民會也會組織運動比賽、元旦倒數活動，到內地龍舟廠參觀，向街坊派發福米、端午粽、國慶聯歡晚會、到其他地區參加龍舟比賽等。



圖二十八、由生力啤贊助舉辦，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聯合主辦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田徑比賽項目中的金牌。¹



圖二十九、1984年馬來西亞檳城國際龍舟節紀念獎牌²

從1970年代開始，柴灣漁民娛樂會就一直積極地跳出香港，參與其他地區的龍舟比賽，如1979年的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1984年馬來西亞檳城國際龍舟節和2019年釜山國際龍舟節。

1.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2. 由花維路孫女花懿露提供。

二、嚴謹的組織架構和充沛的人力資源

柴灣漁民娛樂會委員會在1970年代就已經有基本架構了。根據會規第六條，委員會由主席一位、副主席一位、財務和副財務主任各一位、書記和副書記各一位和委員兩位所組成。

由於水上人在社會的地位提升，柴灣漁民娛樂會在促進社區和諧和舉辦活動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第60屆（2024年）柴灣漁民娛樂會委員會的成員已經增加至：主席（黃根仔）一位、副主席（劉淑燕、黎志強和羅明）三位、財政（黎文藻和黎少華）二位、秘書（李有棠）一位、康樂（劉初一、王偉松、陳帶勝、陳麗如、陳美莉、曾傑培、黎華基、黎志偉、黎金水、梁彼得、郭少芳、羅耀文、鄭福根和鐘有勝）十四位、公關（郭福榮、梁志方、黎志華（帶福）和陳冠華）四位和大會拍攝（黎添）一位。擔任委員的已經不再侷限於柴灣水上人，當中不少委員是年輕一代或者是社區人士。這些委員和會員謹守崗位和所付出的努力是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每年能順利舉行的因素之一。

營運漁民娛樂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崗位為財務，會規也特別明文規定。據1970年代柴灣漁民娛樂會會規第六條（一）（丙）：

「（丙）財務主任負責保管本會所有現金及款項，需正確詳盡本會名下之一切款項來往，除正常經開支外如需額外支出款項超過二拾元要先行請示委員會通過後方得動用。

并須編製六個月結算表以備在會員大會佈告。會款如超過二百元以上者須存入委員會指定之銀行，提款時必須主席及財務主任簽署方得生效。」時至今日，當然所涉及的金額會有所提升，不過在60年前，柴灣漁民娛樂會作為本地的民間團體就已經有財務紀律和管治的概念，並實行至今。

三、自覺傳承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

在每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舉辦以前，大多是農曆五月初五前一至兩星期的一個吉日，柴灣漁民娛樂會會以漁船吊起兩條大龍從柴灣駛至西貢大廟灣進行祭祀儀式。大龍出發以前，柴灣水上人都會清洗龍舟，裝上龍頭和龍尾。龍頭以青草、簪花、掛紅裝飾。也會在龍頭上灑上聖水，打一下龍頭，把龍叫醒，也稱之為「喝龍」。

然後，柴灣漁民娛樂會的委員會帶備金豬、生果、雞、香燭、元寶、茶酒進入西貢大廟灣供奉天后娘娘。除了祈求天后保佑漁民，身體健康、國泰民安、出入平安外，他們也會擲筊，請天后開示是否適宜舉辦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擲出聖筊才能舉辦。

同時，柴灣水上人會在西貢大廟灣的沙灘上插上旗子，然後兩條大龍舟會在對出的海面向著廟口方向划過去，寓意告訴神明「我們來了」。然後，大龍舟會退後再向前划，進行第二次拜廟，並在船頭燒衣紙。燒衣紙期間，燒衣紙的人會說些吉利的說話，如旗開得勝、身體健康。燒完後，大龍舟會再退後一次，再向前划一次，即第三次參拜，代表向神明三鞠躬。

以前的東區龍舟競渡大賽通常都是在農曆五月初三。不過近二十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都會在農曆五月初五之前的星期日舉辦大賽，以方便更多人參加競渡大賽。在競渡大賽舉行以前，柴灣漁民娛樂會都會從廟裡請天后神像到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址裡供奉，然後到了大賽當天，再把神像請到比賽的司令台上，並裝上一注清香供奉。

在每年農曆五月初四，柴灣水上人會在柴灣貨物起卸區水面上遊夜龍，沿著起卸區水面的周圍燒衣紙，除了祈求水陸平安外，更是要祭水裡的亡魂。

幾十年來，在每年的東區龍舟競渡大賽以後，柴灣漁民娛樂會都會在柴灣酒樓舉行聯歡晚宴。參加者為柴灣水上人、其他漁民組織的成員和嘉賓，共超過1000人。當天的晚宴大多有三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柴灣漁民娛樂會委員的就職典禮，然後第二個環節是拍賣競投。拍賣競投所得將支付柴灣漁民娛樂會日常的費用和當天晚宴的費用。最後一個環節通常是歌舞環節。第一首唱的歌是由花維路作散的《龍船歌》，由人稱歌王的黎志強帶領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員高歌。第二首則由柴灣龍舟生力龍的隊員帶領，最喜歡唱的是香港著名樂隊 Beyond 的《光輝歲月》。

每年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員都會自覺地舉行各項傳統的儀式，並且為此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四、良好的對外關係

柴灣漁民娛樂會的運作和舉辦各類型的康樂活動都需要從社會上籌集經費。在花維路在世時，漁民會舉辦活動的經費來源主要有二：一是會費，二是贊助商。當時最重要的贊助商就是生力啤酒。在花維路去世後，透過水上人和社區人士的積極對外聯誼交流，越來越多社區人士支持和幫忙柴灣水上人，贊助商的數目逐步增加。約最近20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均由東區民政事務處資助，而聯歡晚宴的經費則來自於會費、晚會競投和贊助商。每年出版的特刊則會按照贊助商的贊助金額高低而附上從半頁到整頁的贊助商廣告。¹

除了對外爭取經費外，柴灣漁民娛樂會還要和各個機構合作才能順利舉辦東區龍舟競渡大賽，如民政事務總署東區民政事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民眾安全服務隊、醫療輔助隊、警務處、海事處、消防處和屋宇署等政府部門和英國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而且大賽也曾經邀請特首梁振英和林鄭月娥為主禮嘉賓。

由於歷史的關係，在港英政府的年代，能講流利廣東話的英國人花維路成為了政府和水上人之間的橋樑。在還沒有回歸祖國以前，花維路對在香港和世界促進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之一的龍舟競渡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從回歸後，柴灣的水上人已經從當初被認為是教育水平比較低下，陸上人所排斥的一群，到現在柴灣漁民娛樂會已經能夠獨當一面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聯絡合作，舉辦大型龍舟比賽，攜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雖然因社會發展的關係，大部分的柴灣水上人已經上岸工作和生活，不過依然有相當部分的柴灣水上人依舊擁有漁船和以賣魚為生。港英政府於六十年代開始在柴灣進行大規模填海，故柴灣避風塘再度搬遷至現今的漁灣村。到七十年代初，擴大填海範圍，柴灣漁船被逼停泊在貨物起卸區內作臨時停泊。柴灣漁船在貨物起卸區內，與大型鐵貨船競爭使用停泊設施，十分危險。由於碇泊在貨物起卸區內的漁船都是木製，難以和鋼鐵製造、體積龐大的貨船碰撞。漁船身處其中，明顯處於弱勢，容易遭受浪湧和碰撞，漁船因而損毀，漁民受傷。為保障漁民在避風塘內也可避浪和避撞，在2000年，時任香港特區東區區議會副主席、柴灣漁民娛樂會會長鍾樹根及立法會漁農界議員黃容根四出奔走，安排了柴灣漁民娛樂會主席黃根仔及眾委員約見政府高層官員開會，最終政府答應在重置柴灣貨物起卸區時，劃出數百米岸邊作漁船永久停泊設施，解決了柴灣水上人25年來的停泊問題。這也顯示出社區人士為柴灣水上人爭取福祉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五、柴灣水上人之間相處融洽和團結一致

據花維路孫女花懿露介紹，柴灣漁民娛樂會的龍舟隊「柴灣生力龍」的成員大多都來自於柴灣水上人的後代，還有他們的朋友。他們每年都非常期待蒲赤大賽事（指的是蒲台島、赤柱和大澳的龍舟賽事），也會參加青衣和屯門的龍舟賽事。為了更好地預備這些賽事，柴灣生力龍每星期下班後都會在柴灣貨物卸貨區海面上練習龍舟三天。而龍舟則會存放在柴灣海事處附近的碼頭岸上，平時龍頭和龍尾放置在倉庫裡，有賽事時才會為龍舟裝上。

龍舟練習讓隊員們更團結一致，因為運動的本身就需要龍舟隊員們合作，而且隊員之間需要互相鼓勵，才可以一直堅持練習。練習龍舟後，龍舟隊隊員都會聚在一起吃晚飯、聊天，話題從在社區裡尋找資助到日常生活裡的小事都有，甚至亦會互相幫忙。大家十分信任對方，因為大部分在柴灣的水上人都是姓黎，而且從祖父輩開始就已經認識了，所以花懿露覺得大家的相處十分融洽和諧，好像一家人。

對於花懿露而言，她依然堅持參與柴灣生力龍的練習和比賽，並且樂在其中。她除了透過報章、家庭中長輩和柴灣水上人的回憶得知爺爺花維路的事蹟和對水上人的貢獻，也在日常相處中感覺到水上人品行純樸而且講義氣、互相幫忙的精神，親身體會到為什麼爺爺花維路願意在人生中花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幫助這班曾經被主流社會排斥的水上人，幫助他們提升社會地位，甚至讓他們的運動走到國際舞台上。

保存、展覽、對話：龍舟競渡
——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第五節
柴灣漁民娛樂會六十週年的
運作和柴灣生力龍的傳承



1. 柴灣漁民娛樂會：《柴灣漁民娛樂會成立60週年誌慶暨新一屆委員就職聯歡晚宴》，2024。

附錄一口述歷史訪問文字稿（錄影或錄音形式訪問）

一、花維路太太梁慧中的訪問（節錄）

註：因梁慧中女士年紀老邁，所以需要分開幾次訪問，而訪問問題也許會重複。

受訪日期：2024年6月1日

第一部分	
問	花太，你可否告訴我你的全名？
答	我是梁慧中女士。
問	你哪年出生？
答	1931年。
問	你出生後，在香港哪區生活？
答	香港灣仔。
問	你對於當時，大約在你十歲，日本人來香港的時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甚麼？
答	當時日本人來的時候，沒有甚麼，只聽到飛機的聲音，就非常害怕。你知道（畢竟）年紀小，（聽到）飛機的聲音、炸彈的聲音。
問	你的隔離鄰舍呢？
答	隔離鄰舍就走，個個都走去避，怕飛機和炸彈轟炸。我們年紀這麼小，如何走？唯有留在家中。
問	你是否記得，你的隔離鄰舍，有沒有甚麼事？
答	隔離鄰舍走到灣仔，怎料當天日本人就轟炸灣仔，炸死了隔離鄰舍一位女士。
問	你是否記得你的祖籍是哪兒？
答	在廣東順德。

第二部分	
問	花太，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答	我是花太，梁慧中。
問	你先生是誰？
答	我先生是 Charlie Thirlwell（花維路）。
問	他是做甚麼的？
答	他做燈塔管理員。
問	他除了做燈塔管理員之外，還做甚麼？
答	他還幫忙做漁民（娛樂）會的工作。
問	他平時守完燈塔，放假回來，他會幫漁民做甚麼？
答	他會去幫助那些成年人尋找工作，幫他們寫信，介紹他們去政府工作。至於小朋友，他會在夜晚幫他們補習英文之類。
問	你覺得為甚麼花維路會這麼願意幫助漁民？
答	這是因為第一，他們是好朋友，（花維路）知道他們（漁民）沒有學識，所以很想幫助他們，就如幫助他們的小朋友讀書，將來可以出來社會做事。
問	你知不知道，花維路大約成立了多少個漁民娛樂會？
答	大約七個漁民（娛樂）會。
問	那麼你有沒有參加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活動？
答	我不太記得，但很多時候，當他們做週年的事時，我都有去參加、開會。
問	有沒有和他們去釣魚？
答	最先是有的，剛剛認識他（花維路）時，他跟隨那些漁民的船隻出海釣魚。
問	你是否記得是去哪裏釣魚？
答	第一次就去 Charlie（花維路）上班的那個島，橫瀾島。
問	我想問，今年是柴灣漁民（娛樂）會的六十週年，你有沒有甚麼想說？
答	希望他們（柴灣漁民娛樂會）繼續興盛，尤其是年輕人，可以更多去娛樂會幫手做事，或者參加其他活動。

問	我知道你的孫兒都有跟柴灣漁民（娛樂）會去扒龍舟，是嗎？
答	是啊！他們很開心能夠（扒龍舟），只要有空閒，不用上班的時候，他們就會去練習扒龍舟。
問	你有沒有些甚麼想多謝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員？
答	多謝他們幫助年輕人，為他們舉辦活動的其他事情。
問	那麼對你呢？他們有沒有幫過你？
答	很多時候，週年紀念時，他們都很好，都有給我通告，請我去參加和開會。
問	那你平時有些甚麼事，他們是否都會義不容辭地幫助你呢？
答	那倒又是，他們很好的，有甚麼參加都會通知我。
問	比如你台電視機壞了，是嗎？
答	是啊！特別是黎添，第一，他與 Charlie（花維路）是有契爺孫的關係，所以有甚麼事都會找他們來幫忙，而他們都很樂意的。



第三部分	
問	花太，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答	我是梁慧中女士，花維路先生的太太。
問	你先生是做甚麼的？
答	他在海事處做燈塔管理員。
問	你是否記得他是守哪裏？
答	守橫瀾島。
問	他守橫瀾島燈塔，他放假回來的時候，他會去哪兒？
答	他多數都會出去柴灣，因為漁民們集中在柴灣，他就出去柴灣和漁民們聯絡。
問	他如何幫助漁民？
答	他對年紀（較）大、需要找工作的漁民，他就幫他們寫信聯絡政府找工作做。
問	那麼對於小朋友呢？
答	他會在晚上幫小朋友補習英文。
問	你有沒有參與他們漁民娛樂會的活動？
答	有啊！因為每次他們週年大會的時間，都會發信通知我們參加，那麼如果有空的話，我們當然一定會去捧場！所以他們都好好。
問	他們有沒有出過去釣魚？
答	有，最初如果我有空就會去，但是後來因為有小朋友的緣故，或者如果沒有空，就比較少去。
問	柴灣漁民娛樂會今年是六十週年紀念，你有沒有些特別的事情，想跟年輕一輩的漁民說？
答	希望他們對（柴灣漁民娛樂）會更加熱心，參與更多，以及有活動的時候，特別是有關扒龍舟的活動，就去參加一下，練習一下。每逢有活動的時候，大家就出去幫助（柴灣漁民娛樂）會。
問	請問你有沒有些甚麼想感謝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員？
答	很感謝他們一向都非常尊重我，有甚麼活動，他們都會通知我。
問	那麼平時當你家有些事情，你會找誰？例如你家中的電視機壞了，你會找誰？
答	因為我們平日都有接觸黎添的家人，每次有活動，他們都會通知我。所以當我有事情想他們幫忙的時候，他們都非常樂意的。

第四部分

問	花太，我想問你是如何與花維路認識的？
答	我在讀完書之後，去了一間醫院工作。其中有一位病人在醫院留醫，所以就認識了這位病人。因為她的丈夫和我的大伯是同事來的，之後認識這位病人，這位病人出院後，就經常請我到她家（作客），慢慢地跟她變成好朋友。誰不知，她的丈夫就是我大伯的同事。熟落之後，每當她的公司舉辦聖誕派對的時候，她就會請我去跳舞。所以就介紹了我認識（相認）我的大伯。
問	那麼你和花維路呢？你們第一次出街的時候呢？
答	後來有一次，不知為何，大伯介紹我和那位朋友，即是之前的病人，就和花維路一起去沙灘遊船河之類，所以就認識了他（花維路）。
問	那麼你和他那次去沙灘，你最難忘的經歷是甚麼？
答	因為他不知為何，沒有穿鞋，所以腳部受傷，玻璃插進他的腳部，我就非常害怕，立刻幫他把玻璃拔出，因此就變得更熟悉他。

第五部分

問	在照片中，你和花維路在一艘很大的船上面在拍拖，你是否記得大約是發生甚麼事，使這張照片被拍下？
答	可能是第一次登上那艘漁船，我都不知道會釣魚，本來打算去橫瀾島，看看那個島。怎料，後來在那裏順便釣魚，一釣就釣到一條魚。我感到很驚奇，很開心，第一次釣魚就釣到。
問	你記不記得那艘船是怎樣運行的？是駛帆還是使用摩打？
答	當天好像沒有風，好好天氣，所以就沒有駛帆，只有摩打。
問	你記不記得，當時你大約幾多歲？
答	當時大約二十歲（即是1950年代左右）。

二、柴灣漁民黎永洪的訪問

受訪日期：2024年6月1日

問	你可否簡單地介紹一下自己？
答	我是黎永洪。
問	你在哪年出生？
答	1951年。
問	你是不是在船上出生的？
答	我在船上出生的。
問	你在船上生活了多久？
答	（由出生到）差不多到十六歲就上岸。
問	你可否簡單介紹一下船上的生活？例如，你當時有沒有鞋可以穿？或者你當時的衣服有燙過嗎？
答	鞋就沒有的，一直都沒有的，小時候去沙灘或石灘時，看到有些破爛的拖鞋，（我）就會拿來穿，就是這樣。至於衣服和褲子就很少。在冬天很冷的時間，（我們）幾兄弟姊妹都是用同一張被睡在一起。
問	你當時漁民的生活是怎樣的？例如你由早到晚是做甚麼的？
答	由早到晚都是取魚，因為當時年紀小，不知怎樣才算是好的生活。所以父親叫我這樣做，我就這樣做。落網、取魚，（父親）會在晚上叫我起床，叫我去扯網。然後，我就去扯網回來。扯完網後，全身骯髒地回去睡覺。就是這樣過的，當時水上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問	你是大約十六歲上岸的。你是在甚麼機緣巧合之下上岸？
答	當時我記得我父親和花維路先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花維路先生經常在我父親的船上玩，即是釣魚、做水上活動、游泳之類。我們小時候，就跟着他們一起玩。他年紀比我們大很多，我們一直跟他玩，一直到我們長大。我父親就說，你繼續取魚、捕魚難以支援生活，到你能夠儲蓄足夠的金錢，漁船以及船上的工具也都已經破爛。如果要重新再買船和工具，就會花光積蓄，等如沒有儲蓄金錢。沒多久，查理叔叔（花維路先生）就說：「我們現在成立了一個漁民（娛樂）會，可以幫助你們上岸讀書。」後來上岸，因為我十多歲，已經不能讀書，所以就上岸工作。（我）甚麼工作都做過，太古船塢、地盤、大東電報過鶴嘴那邊都做過、工場等等，全部都做過。後來都（過了一段時間）了，花維路先生想找一個人去燈塔幫他看守着那間屋。因為我與他最熟，所以我父親就叫我跟着查理叔叔（花維路先生）去幫他看守着那間屋。於是，我就看守了兩三年。然後，查理叔叔（花維路先生）經常幫助水上人的小朋友，大約十來歲的，就介紹他們去政府工作。他們是甚麼工作都做的那一種。後來我在他那裏做了沒多久，他就跟我說，他那邊的部門開始營運，叫了我進去他那邊的部門去做搬運炸藥的工作。

問	請問你是在哪裏搬運炸藥？
答	青洲火藥庫。
問	花維路先生對你或者你的家庭所作出的最大幫助是哪一件事呢？
答	你的意思是他對我本人還是對我的家庭？
問	家庭以及本人。
答	如果家庭，我的父親與他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很多時，當我們需要找幫手的時候，他就會幫忙。至於我的最大得益，這真是一個重點，我最大的得益就是他教了我幾句說話，對於做人很有幫助。第一句就是說，你要守時、講信用、要願意吃虧。就是這三句說話，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這三句說話）仍然都很有用，在早十幾二十年，可能這句說話沒有甚麼用，因為現在所有都是硬件，用電腦準備，所以不能走漏洞。以前的人做生意和其他事情，這次吃虧了，下次我就給你更好的，對嗎？現在就不會了。所以我認為當時的這幾句說話對我來說，是終身受用的，就算到了今天，我都是這樣說。還有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事情，他幫我很多事情。尤其是我，例如是我結婚，結婚證書都是由他付款的，結婚的花都是由他付款的。甚至後來小朋友出生，他都有買奶粉給我的子女，所以我真的不知怎樣感激多謝他。
問	所以花維路先生的故事我們都想盡我們的能力去盡量保存它。我找到幾多照片，得幾多照片。我找到幾多回憶，就把他們全部錄下來。至少後來的人也會知道，花維路先生是個很無私奉獻的人。
答	他真的幫助人很多的。尤其是柴灣上水漁民，柴灣區真有很多很多數不盡的年青人，受過他的幫助。後來，趁着很多漁民（娛樂）會成立，即是每個區。其他人，他（花維路先生）也有幫助他們的。所以，他對於港九新界的漁民都是作出很多貢獻。
問	所以他就是漁民之父，香港的漁民之父。
答	對。

問	我們有張舊照片，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解釋一下？
答	這張照片，依我看，照我分析，是我小時候見過的。我都是做這艘船的事務。這隻叫做罟仔（圍網艇），就是圍網去捕魚的，就由兩隻船去拉。通常能捉到的魚，就是淺水的魚，即是在水面的魚，就不是沉水底的魚。分別在於，水面的魚，一個網裏面，在我們小時候的年代，是可以多到一百幾十擔的。艘船是載不下的，所以要放一些走，因為太多了，就是這樣。因為當時有很多種漁船的，就有拖網、釣艇、單拖，總之有很多種。有蝦艇之類，就是這樣，至少都有很多種。有遠洋的，又有些是回內地捕魚的，即是去海南島的，當時都有。那些就比較大一點的，當時出遠洋的多數是用釣（艇）的，即是釣石斑回來，拿來筲箕灣這邊賣給別人。

問	我們有兩張舊照片，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解釋一下，這兩張照片的意義何在？
答	這兩張照片的意義其實是一樣的。這隻舢舨船，就是拿一盞燈，照着水面。當魚見到光，就會圍過來。然後側面就會有一隻大船，會用圍網捕魚，這個叫做罟仔（圍網艇）。大光燈就是這樣用的，大光燈就是這幾盞燈。因為當時是用燈砂，要用火水去打氣上去燃燒，才會亮起。
問	通常這樣要大約幾多人在船上才能夠捉魚？
答	這不是用來捕魚的，這是讓你照着水面，引一些魚過來，再用大船的圍網，拉網上來（捕魚）。

問	黎先生，你可否簡單介紹你家庭的背景？
答	我家庭的背景，我小時候就有我爺爺，他有六個兒子，兩個女兒。然後到我爸爸，就有八個兒女，四個兒子，四個女兒。到我現在，就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我記得當時我們的家鄉是寶安，我爺爺說水上人是寶安縣的。就是這樣。
問	我想問為甚麼當時水上人會有這麼多兄弟姊妹的呢？
答	當時父親沒有說，但我長大後覺得，應該是因為人多就可以幫手工作。與現在不同，（現代人）讀書讀到（年紀）很大。（我們）幾歲已經開始幫手工作，因為我最記得，我七歲已經要煮飯給弟妹吃。所以，亦都是因為人多，別人就不會欺負你。即是多人，站出來都多人，不用被人欺負。當時水上人都有這些事，見你人少，就會欺負你。

問	請問你爸爸教了你甚麼水上人的智慧？你可否與我們分享呢？
答	我記父親教我要看天和看水流，即使在晚上，都可以看到落雨、打風。如果看到，就會將船駛回岸邊避風。有時突然間會有行雷閃電，當天起初完全感覺不到，但只要慢慢教，看了一段時間，就會懂得看。就是這樣。
問	(還有,「嚟浪」……)
答	「嚟浪」就是說，打風、下雨的時候，他們現在就叫做「熱帶氣旋」，以前不是叫「熱帶氣旋」，我們沒有「熱帶氣旋」。之後扯那個「黑球」強風信號。強風信號的時候，就是大風大浪，就叫做「嚟浪」，老人家就不叫打風。「嚟浪」就會捲起浪，捲起魚蝦蟹，那些蝦就可以給魚吃，魚就會長大得快很多。

問	你作為一個水上人，你覺得龍舟比賽對水上人的意義是甚麼？
答	龍舟比賽的意義就是我們出海的時間，要拜天后等等。出海扒龍舟，龍舟本身就是用來紀念屈原。現在扒龍舟，打鑼打鼓，就會嚇走邪惡的東西，就可以保佑水上人出海之後能夠平安回來，所以我們就很努力去準備這個龍舟比賽。
問	那麼你有沒有參與過龍舟比賽？
答	我有，我由十歲八歲，參與到十二三歲。
問	你參加的龍舟比賽是在哪裏舉辦的？
答	當時沒有甚麼地方舉辦，只有柴灣和筲箕灣。之前我們通常都是做一些輔助的工作，因為都是小朋友，年紀比較小。在正式比賽中，就會讓成年人參與。有時在晚上，就會「遊龍」。你知道「遊龍」是甚麼嗎？「遊龍」就是在夜晚，在自己的範圍，例如是柴灣區的範圍，夜晚開一盞燈，就環繞一周，就會燒元寶、燒香、拜神之類，撒一些溪錢落海等等，意思是驅走邪惡。
問	據我所知，柴灣在1960年代前是未有龍舟的。你可以介紹柴灣第一隻龍船的歷史以及由來嗎？
答	柴灣龍舟比賽，由漁民（娛樂）會成立之後，就會有隻龍舟。當時是花維路主力舉辦的，那隻龍舟，依我的記憶，是叫做「怡怡龍」。由那一次之後，就逐步增加龍舟，因為太多人參與，越來越多人參與。然後我最記得的，就是第一次有外國隊伍來香港參加比賽的，他們就是長崎的，就來參加比賽。那些人，我們起初都覺得：「嘩！日本人來扒龍舟囉！」當時我們是小孩子，你知我們有多開心。
問	那你當時有沒有參加柴灣龍舟比賽？
答	當時有，我有參加的。我一直由八歲開始，參加到十三四歲。

三、柴灣漁民黎添的訪問

受訪日期：2024年6月1日

問	黎先生，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答	我本人姓黎，叫黎添。1959年出生。我是黎根帶的長子。黎根帶都是柴灣漁民（娛樂）會的創辦人之一。其實最主要是花維路和黎牛，黎牛是我叔叔。我爸爸可能工作（比較忙），比較少參與會務，所以主要都是由花維路和黎牛做會務的事情。
問	我想問你是在哪兒出生？
答	我在柴灣出生。
問	(是在……)
答	柴灣……當時我爸爸結婚後，就搬了上去平房居住，所以我都在東華東院出生，在醫院出生的。以前水上人很少機會在醫院出生，當時很多時會找「執媽」來「執」（接生）。
問	以你記憶所及，當時陸上人和水上人的生活分別是？
答	水上人感覺上是低人一等的，即是會被岸上人或街上人瞧不起。（水上人）讀書少，而且有蜚家口音，說話不準確。別人很多時會叫你做「阿Yo」，有少少貶低的意思。我們會有些不高興。
問	你爸爸和花維路之間的關係如何？
答	聽我爸爸說，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已經認識花維路。他們以前做漁民，船隻去到橫瀾島附近的時候，去停泊和休息的時候，有時花維路會下來與他們交談，或者拿些漁獲去交換些食物。可能因為至少已經認識，所以一直都有來往。
問	花維路很喜歡幫助漁民，那麼他曾經幫過你爸爸做過甚麼事？
答	最主要是，花維路是天主教的，他在柴灣認識一位神父，叫Father Man，文顯明神父，創立了海星堂，在柴灣是首間天主教堂。即是他有些牧民工作會幫手做，所謂漁民的漁夫，在這裏推廣天主教。當時都有很多漁民進入了天主教，這都算是其次。他幫助過漁民很多，我都說不了那麼多。
問	(我知道花維路其中一件最能夠幫助漁民做的事，就是幫助他們找政府工作……)
答	是啊！我爸爸當時大約1960年代，在橫瀾島做燈塔管理員之類的工作，都是花維路介紹的。當時有很多漁民，我認識都有幾個，包括我這個叔叔、其他親戚都有（得到花維路的幫助）。

問	為甚麼花維路會被稱為「漁民之父」?
答	之所以會起這個名字，是因為他成立了柴灣漁民娛樂會，是第一個會。之後，有七個地區的漁民，都相繼和他創立了一些（漁民娛樂）會。這些會有甚麼作用呢？其實就是幫助漁民爭取合理的權益，因為當時香港政府不是太理會漁民，沒有人幫助他們發聲。再加上，（漁民）知識水平比較低，如果有一個外國人幫手發聲，他們（港英政府）會比較着重一些。
問	柴灣漁民娛樂會當時是怎樣成立的？
答	我問前輩得來的資訊，大約在1960年代，柴灣有第一隻龍船，他們當時因為龍船需要經費，所以成立了一個龍船會，都是花維路幫忙的。在我印象中，柴灣第一隻龍船叫怡怡龍，因為小時候，我在第一隻龍船的龍頭上拍過一張照片，我到現在都非常歷歷在目，當時非常威風，有一張「龍頭照」。這應該是大約1964年，可能更早。聽前輩們說，龍船會成立以後，花維路想有一個會址。但是如果使用龍船會的名義來做，政府未必批准。於是他在想，倒不如做一個有娛樂成份的會，柴灣漁民娛樂會都不錯，可以有足球比賽，或者其他運動項目，當然包括扒龍舟。於是就向政府申請一個會址，當時第一個會址，在柴灣邨第二座。到1980年代，要清拆的時候，或者1990年代，才搬去現在新的會址。大致上是這樣。
問	柴灣漁民娛樂會在哪時才開始有規模地舉辦龍舟比賽？
答	在1980年代前，大約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龍舟比賽是漁民的活動，即是沒有這麼普及的。每年端午節，由五月初一開始，由初一至初五，總共五日，所有漁民全部都會回到灣頭甚麼都不做，只是扒龍舟。每個灣頭都會分別比賽，至於柴灣，由於龍舟比較遲起步，相較其他灣頭很早起步，已經很有規模，唯有選擇五月初三做比賽。傳統上，五月初三就是由柴灣做龍舟比賽，初五就留給其他大灣頭做（比賽）。後期在龍舟比賽普及之後，就可以讓岸上人都可以參與，一路擴展和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問	你是否記得1976年的香港國際龍舟比賽？你有甚麼印象？
答	我印象比較模糊，因為我當時因工作關係，而沒有接觸龍舟。但是印象中，都是花維路在背後做了很多事情，才能夠籌備這個國際龍舟邀請賽。



四、柴灣漁民何惠英、黃根仔、黎文藻、黎志強、郭少芳的訪問

水上人的訪談：柴灣漁民娛樂會

題	第一章：黎志強先生的分享
黎志強	我是黎志強，我們以前年輕時，跟我爸爸出去捕魚，會去到橫瀾島、大廟、石澳，在晚上用大光燈照着捕魚的。用大光燈照着大海是很光的，那麼白飯魚、池魚，或者很多小魚就會走過去光源。然後，那些網就圍着那些魚的。拿完魚之後，就要拿去賣。於是，就要交給漁市場。我們以前要交給保安，大陸的漁農，即是一個月規定要交他們指定數量的魚給他們。因為我們出海捕魚的牌照，進入了保安的海上的範圍捕魚，就要交一些魚給他們。都要交給他們二十擔，或者幾十擔，都算多的。一年不止，一個月要交幾十擔。池魚很便宜的，一網可能拿到十幾擔池魚，很多的。
問	你要留多少魚給自己？
黎志強	我們自己拿的，都是全賣給香港漁市場的，要賣一些錢的。我們如有多餘的、便宜的，就會交給寶安和大陸的。每個月限定要交多少，多餘的就交入去，便宜的就交入去。
問	請問當時的船是使用風帆還是機動的？
黎志強	我們的那隻機動的，是可以出遠路的。
問	請問當時的船上有多少人？
黎志強	幾個，至少都要六至七個。兄弟姐妹，爸爸那些。
問	請問當時船上全部都是你的家人嗎？
黎志強	是的沒錯，全部都是自己的家人。我們通常那到白飯魚，因為值錢、昂貴和品質好的魚，我們就會交給漁市場，讓香港賣，便宜的魚會交給大陸。
問	你由幾歲開始在船上生活？
黎志強	我一出生已經在漁船上，幾歲已經幫爸爸工作。捕魚捕到二十一歲才上岸工作。
問	你人生第一雙鞋是幾時買的？
黎志強	我人生的第一雙鞋，應該都是便宜的，拖鞋之類，當時不怎麼穿鞋的。
問	請問當年你有沒有讀書？
黎志強	我讀過幾年。
問	請問當時在哪兒讀書？
黎志強	筲箕灣魚市場那邊，筲箕灣。

問	你當年住在船上，但學校也是在船上嗎？
黎志強	不是不是，是筲箕灣魚市場東大街漁民子弟學校那些。
問	你不是要捕魚嗎？怎麼會有時間讀書？
黎志強	他在早上，我們在晚上捕魚。我們晚上打燈捕魚，早上就會上學。我們不是天天上學，都是星期一三五的，一星期上三天。
問	你是在船上出生的嗎？
黎志強	應該不是在船上出生的，應該是公立醫院的。以前有「執媽婆」的。
問	請問「執媽」是怎樣工作的？要來船上或是指定地點接生嗎？
黎志強	去贊育醫院的，或者是那一類的。當年年紀這麼小，我都不太知道。還有些接生的，可能是私人而不是政府的。
問	請問當時的船是在筲箕灣還是柴灣？
黎志強	我隻船在柴灣，讀書就是由柴灣走過去筲箕灣讀書的，沿着斜路走過去的，沒有車可以乘搭。兩毫已經足夠吃東西，不會乘搭車輛的，會走路的。
問	請問捕魚有沒有分季節？
黎志強	有的，熱天通常是白飯魚，冬天是池魚或大條的魚，或是其他品種的魚。
問	請問有沒有季節性的魚，會在不同時候回來香港？例如是烏魚？
黎志強	烏魚比較少但都有，我們也有劑魚，即是比較小的魚。
問	有沒有魚是由北方游過來的？
黎志強	我們那邊沒有，主要都是近海的。
黃根仔	以前捕魚是時年三的，即是由年尾去到下一年的正月，即是二三月，長期都是拿白飯魚。一過了三月之後，就沒有白飯魚可以拿了。
問	請問白飯魚拿回去會怎樣做？
黎志強	白飯魚可以蒸，曬乾也是可以的。
黃根仔	蒸蛋、炒飯也可以。
黎志強	很小而已。
黎文藻	比牙籤還要幼。
黎志強	那些會很貴。
黃根仔	過了三月就拿一些小魚。

問	請問以前捕魚相較現在捕魚，有沒有改變？
黎志強	變了很多，白飯魚很少，少了很多。這幾年都沒有白飯魚了。
黃根仔	現在即使二三百元一斤，也沒能夠捕。以前時年三，現在魚都絕種了。
問	你們記得不同時間捕魚的技巧嗎？
黃根仔	我們要看甚麼月份，捕的是什麼魚。如果二三月，多數是白飯魚。如果一到六七月，多數是廚魚或媽蚱魚。如果是在早上，水面的水是不一樣的，即是有時候望到水底的水是黑色啡色的。
黎志強	做我們這一行，就肯定的。一到天黑就自自然然而點亮大光燈，要夠光才能照到所有魚進來。那麼我看到有魚游來游去，就可以落網。
黎文藻	這些全部都是憑經驗的，今天那群魚走向那一邊，我們就在那一邊開燈。有時候在哪兒，我們大約都知道牠們會在哪個地方聚集。
黃根仔	我們開燈就是在一塊版上。
黎志強	有很多隻船來拿的，你又點一盞燈，他又點一盞燈，附近圍着就有很多船。船隻要一直移動，不能死走一個位置，這些都是全憑經驗。
問	請問你們是如何看天氣的？
黎志強	這是憑經驗的，我們以前出海看到白色的鳥在飛，這就像是特別的記號，代表風要來了。
黃根仔	以前養了一些烏鴉或者狗隻，他們是會吠的。如果大風的話，魔鬼魚是會跳上水面的，就會告訴我們那日大風。
黎文藻	魔鬼魚是會跳上水面的，讓我們知道天氣有改變。
黃根仔	牠們跳上水面，是有原因的。
問	請問你們多久前會知道颱風來臨？
黃根仔	很大風的那兩天，通常早幾天是沒有風的。是會非常熱的，熱到難以呼吸的。
黎文藻	以前一個手錶都沒有的，以前看時間是看星星的，我們叫做「東南表」，去到甚麼地方都知道時間，以前不用手錶的。
問	請問當時的船是使用風帆還是機動的？
黎文藻	現在被高樓大廈遮擋了，但是如果在以前，往東南方向看，會看到星星的。現在被高樓大廈遮擋了，當然看不到，但是如果去到石澳，或者其他空曠的地方，就一樣會見到。
黃根仔	以前是看雲的，不過看時間是要看星星的。

題	第二章：水上人的結婚習俗
問	請問水上人結婚有甚麼步驟？
黃根仔	首先認識女朋友或選擇結婚對象，首先是要問女方的母親，是否願意將女兒出嫁。如果願意的話，就會開始討論金錢。以前來說，就應該是幾萬的。我自己以前是七十年代，當時的酒店是會贊助十至二十圍的。至於嫁女餅，是一擔一擔的，還要指明，是高昇餅店的嫁女餅才是好的。白蘭地人頭馬（Remy Martin），好像是要一打還是兩打的。
問	請問會在哪兒設酒席？
黃根仔	我以前是在柴灣新城設宴的，現在在華翠邨，已經改變成老人院。有些在筲箕灣和記，或者祥發。如果香港仔的話，就會是太白。我們在講早期的時候。還有明發。
問	請問水上人結婚有甚麼習俗？
黃根仔	以前有人會搖一艘小艇，過去隔離把新娘接過來，那一艘小艇，通常會進行佈置，插了兩個燈籠。
何惠英	他們結婚的話，就要放齊這麼多餅，找幾個人一個傳一個，把全部東西給了女家之後，女家也有東西要回禮，又用同一個方法傳遞回去。到了接新婦的時候，四時至五時，如果好日子，四時至五時接新婦。
黃根仔	這個過程是要有一個媒人婆的，要看看有沒有足夠的餅和酒，然後如果足夠要告訴女家，全部東西已經齊備，即是代表已經娶得過人。
何惠英	椰子要有一對，燒豬是一定要有的，否則的話那個女孩就不是女孩。
問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準備椰子、燒豬？
何惠英	這些與我無關的，我是有宗教的。
問	那麼你當時要穿婚紗嗎？
何惠英	我自己穿婚紗入教堂行禮的，如果傳統宗教的，就要穿裙褂。
問	請問需要打金器嗎？
何惠英	如果新婦打越多金器，就代表她越有錢，打得少代表越沒有錢。
黎文藻	金器不是男家給的，是他的家庭付錢讓她自己買的，這就視乎家庭有沒有錢。
問	誰是基先生？
何惠英	他是我的證婚人，那位基先生做我的代父和我入聖堂。現在兩個人都走了，就只剩下我一個。
問	基先生是你的代父嗎？
何惠英	是的，基先生做代父，因為在教堂結婚一定要的，但是我沒有爸爸。

問	基先生在你結婚時，還有甚麼角色？
何惠英	證婚人。
問	基先生與花維路有甚麼關係？
何惠英	朋友。
問	基先生與你是朋友嗎？
何惠英	不，只是他倆是朋友。
問	基先生懂得廣東話嗎？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他嗎？
黎文藻	他們說他廣東話很棒，和花維路一樣。
黎志強	基先生做過南丫島漁民娛樂會的主席，我們有很多個會，有南丫島、赤柱、大潭督，所以就是這樣。
何惠英	當時大家都是在第一邊（柴灣）居住的，即是聖堂下面居住的，他們兩家人都是，所以非常熟絡。
問	基先生是葡萄牙人嗎？
何惠英	他的妻子才是葡萄牙人，至於基先生我們不清楚，別人的家事我們不會特別過問。
問	基先生有扒龍舟嗎？
黎志強	他沒有扒過龍舟，我只是知道他做過南丫島漁民娛樂會的主席。
問	水上人結婚，是不是意味着要住另一艘船？
黎文藻	沒有，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問	那麼怎樣「分房」？
黎文藻	當時可以劃幾間房。
黃根仔	以前是沒有房間的，在捕魚落網的地方後面，就是一個大廳，在後面有一格叫做「大倉」，最多只可以住兩個人，在後面就是船長的地方。
黎文藻	結婚都很少把船放棄，通常都是繼續住在船上的。
黃根仔	如果人多的話，全部人都會睡在前面，總不能叫大人物睡在外面。
何惠英	即是在艇上席地而睡。
黃根仔	現在的漁船才有房間，以前拉一把窗簾就可以解決。

問	請問你們自己結婚，是怎樣的？
黎文藻	我結婚的時候是在船上設宴的，我是1972年結婚的，我當時已經在岸上工作，不是住在船上的。其實沒甚麼的，我們都是比較簡單，在船上設宴，有叫親朋戚友，參與宴會的人都是在附近的船認識的人，那艘船是屬於我爸爸的，我自己因為在岸上所以沒有船。
問	你們是幾時結婚的？
郭少芳	我們是1970年結婚的，當時我們訂婚書。當時花維路先生是我們的證婚人。
問	你們有甚麼習俗？
郭少芳	我們結婚是要過禮的，一個傳一個。我們是要兩個椰子，亦都需要在船上吹奏樂器。
問	你爸爸是水上人？
郭少芳	是。
問	你也是水上人？
郭少芳	是。
問	請問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郭少芳	我不是太清楚，我一直在岸上工作的，有時他也會到岸上，我忘記了是不是別人介紹的。
問	你們是按照水上人的傳統婚禮習俗嗎？
郭少芳	我們當時是要過禮的，需要有人吹奏樂器如「啲打」（噴吶），亦需要在小船上插上兩個燈籠。
問	你們有沒有結婚的照片？
郭少芳	我們忘記了，禮盒是有的，設宴是在筲箕灣岸上的，要在東大街設兩日宴的。
問	請問你們結婚後住在哪兒？
郭少芳	要先在船上住一個月才上岸，住木屋。
問	即是你結婚後，與對方的家人在同一艘船上居住？
郭少芳	住一個月。本來他要捕魚的，但是因為我不是捕魚的，所以他爸爸那個月算是「休漁期」，沒有出去。
問	那艘船有多大？
郭少芳	很大的，我看應該有至少三十至四十尺。

問	那艘船可以容納多少人？
郭少芳	我們那邊有一間房，也有其他房，大約可能七至八個人。
問	那艘船有沒有風帆？
郭少芳	好像沒有，就只有桅桿，但有機。
問	那麼桅桿呢？
黎志強	有一枝桅桿。
問	這裏有一張照片，顯示花維路和太太在一艘大船上。請問那是你的船嗎？
黎志強	有的有的，應該花太太都有去。
問	請問你需要好像傳統女性般，在船上洗衣做飯嗎？
郭少芳	我在船上住一個月，本來不懂煮飯，然後煮得比較差。當時不是特別先進，是要燒柴煮飯的。
問	請問當時你有沒有陪何惠英女士？
郭少芳	惠英不是和我們一起住的。
問	何惠英女士有教你做飯嗎？
郭少芳	她住在很遠的，不是在同一艘船上。
何惠英	我當時正在做生意，她（郭少芳）在另一隻艇。
問	請問你在哪兒買菜？
郭少芳	我不用做，因為我奶奶會做，衣服也只是洗自己的。
問	請問結婚後，你們做甚麼？
黎志強	我們結婚後頭一年，已經入了政府工作。這是花維路介紹的，打工打到退休。
黎文藻	花維路介紹了很多人進入政府工作。

題	第三章：端午節和龍舟文化
問	請問你們是否記得，龍舟有甚麼習俗和避忌？
黃根仔	我們以前爬龍舟，農曆五月初一夜凌晨開始把龍舟推到海上玩。要把龍舟推落海，期間不能說話，口中要含着一顆糖。龍舟下海的第二天，就會是龍舟比賽，因為初三初五已經是正式比賽，事前沒有任何訓練。以前初一會去拜神，例如大廟、南塘、石澳。去到一些石灘，比較少人的，拔下一棵草，是為「採青」。
問	這是用來拜神的嗎？
黃根仔	「採青」是拜神的。
問	拜神前還是拜神後使用？
黃根仔	要把龍舟使到岸邊，採草，然後放到龍頭，扒龍舟三下，就正如三鞠躬一樣。
問	請問採青的地點是不是大廟？
黎志強	採青不一定要去大廟，需要去一些比較寧靜的地方。
黃根仔	要尋找最清靜的地方，例如是沒有骯髒的地方。我六十年代，是要在不同的船中經過，以前的船船尾很高，把很多衣服都在晾掉。我們駛過的時候，要叫其他人把衣服收起，最忌是女性的衣服。女性是不能捉摸龍舟的。
黃根仔	以前的習俗是比較嚴格的，現在沒有這麼嚴格，女性亦都可以爬龍舟。以前不讓女子爬龍舟，而且扒龍舟要拜神燒衣，再拋到海裏。
問	請問花維路先生有與你們一起拜神嗎？
黃根仔	花維路先生有與柴灣漁民娛樂會一起遊夜龍和化衣。
問	請問「遊夜龍」是甚麼意思？
黎志強	這是拜神化衣，晚上把燈亮起，一直擊鼓，然後人們會把龍舟扒過來。
問	現在還有「遊夜龍」的習俗嗎？
黎志強	有，一年一次，端午節之前。
問	請問是端午節之前嗎？
黎志強	大約是初四，比以前沒有做得這麼多，但是都有燒衣。
問	這問這項活動的名字是甚麼？
黎志強	遊夜龍化衣。

問	請問花維路先生以前會與你們一起「遊夜龍」嗎？
黎文藻	肯定有，這是漁民的習俗。
問	請問「遊夜龍」的龍舟有多大？大龍？中龍？小龍？
黎志強	中龍。
問	請問有沒有銅鑼聲？
黎文藻	有人是這樣扒的，以前大龍可以坐三十多人，現在的沒有這麼大。
問	為甚麼你們在端午節時，可以放下一切，不賺錢而去爬龍舟？
黎志強	因為端午節對漁民非常重要，我們會所有東西都不做，一起去扒龍舟。由初一至初五，都不會出海，全部人都會回來。大家一起慶祝端午節，也為自己的灣頭爭取名譽。
問	請問你們水上人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食物？
黃根仔	以前扒龍舟是有白糖糕的，也會用一個大木桶載着煮好的茶葉。誰人扒龍舟口渴，就可以直接用杯子盛着一些茶去喝，不和現在一樣，沒有一個個膠水瓶。大木桶容量很大，能夠承載百多升的水。另外如果知道有扒手會吸煙的話，都會給他一支煙。
問	請問你們會吃糰嗎？
黎志強	有，當然有糰，船頭要放糰的。
問	拜神的時候，要放一個糰在龍頭嗎？
黎志強	無論是比賽還是拜神，都會在龍頭放一個糰。即使到了今天，都可能有。
問	請問這隻糰是甜的，還是鹹的？
黎志強	沒所謂，總之是糰就可以。
問	有沒有規定是鹹肉糰，還是鹼水糰？
黎志強	沒所謂，總之是糰就可以。
問	除了天后之外，還有沒有拜別的神？
黎志強	通常都是拜天后的，但是都有不一樣的。如果天后就去大廟，洪聖爺就去筲箕灣，東龍島拜洪聖爺的，就會過去，基本上有廟就會拜。沒有指定要拜天后，去到哪兒就拜甚麼。

問	但是你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天主教徒。那麼他們會怎樣？會照樣去拜神嗎？
黎志強	他們只要不拿香，就沒有問題了。有些人會裝香，有些人就只是雙手合十鞠躬就算。燒衣比較講究，拜天后的人要天后衣，拜洪聖爺的要洪聖衣，是不一樣的。
問	然後想請問有關於天后衣的問題。
黎志強	天后衣就是天后娘娘，大廟的那位。
問	請問甚麼是天后衣？
黎志強	那一副衣紙，是燒給天后的，是能夠分辨的。
問	請問天后衣在街市能夠買到嗎？
黎志強	你只要跟衣紙店的人說，他們就會告訴你。拜天后的就有天后衣，拜洪聖的就有洪聖衣。
何惠英	即是男人就穿着男性的衣服，女人就穿着女性的衣服。
問	請問花維路先生為甚麼會認識《蘇武牧羊》這首歌？《蘇武牧羊》在水上人的文化中著名嗎？
黎志強	那首龍船歌是他自己作出來的。
問	花維路先生以前應該有聽過這首歌，否則應該未必會填詞？
黎志強	他把那些人扒龍船的心情和感受全部都寫在那首歌裏面。
問	請問花維路先生是從哪裏聽過《蘇武牧羊》的？
黎文藻	他自己聽回來的。



題	第四章：龍舟文化的傳承和推廣
黎志強	我們在香港要舉辦龍舟比賽，通常是在自己的灣頭比賽。每一個灣頭都有比賽，我們都會參加別的灣頭的比賽。我們都會派出隊伍參加國際龍舟邀請賽，在早前的比賽能夠進入冠亞季軍的隊伍，可以代表香港參加國際龍舟邀請賽。我們去過台灣和馬來西亞，其中去過兩次台灣代表香港，現在在台灣有龍舟本會。我們亦兩次去過澳洲參加比賽，因為花維路認識澳洲的人，他與對方聯絡了，所以我們會去他們的地方比賽，他們也會過來參觀我們的會。當時他們一年會過來一次，我也在澳洲參與了兩次的比賽。
問	請問澳洲的龍舟隊在澳洲的哪一座城市？
黎志強	是在澳洲珀斯的，我現在記得對方龍舟隊的會長叫甚麼名字，他叫做David。我們兩次都是去珀斯比賽的。
問	請問你知道為甚麼澳洲會有龍舟嗎？龍舟不只是水上人的活動嗎？
黎志強	因為這是從香港傳過去的，當年他們過來香港這邊遊玩的時候，我們都有把一些龍舟鼓送給他們拿回去。
問	請問澳洲的龍舟是他們自己製造的嗎？
黎志強	龍舟鼓是我們送過去給他們的，他們的龍舟不是用木造的，而是用鋁做的，但是他們的船不會沉，頭尾也有一塊密封的布封住了。因為用鋁做，所以很輕。
問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設計的嗎？
黎志強	是。
問	請問是不是因為他們以前來過香港看龍舟，對龍舟有了概念？
黎志強	他們看過柴灣的龍舟，而且設計的時候有看過我們的龍舟是如何運作的。他們的鼓是用鐵罐做的。
問	請問那個鼓，是你們寄過去，還是找人送過去？
黎志強	是他們帶過去的，其實也只不過很小。
問	請問你們送了一次還是幾次？
黎志強	一次。
問	花維路先生跟他們是講中文還是英文？
黎文藻	英文，與外國人談話當然是英文。
問	花維路與不同單位溝通，扮演着重要角色。請問澳洲龍舟的遊戲規則，跟香港一樣嗎？
黎志強	他們不是有很多隻，珀斯只有兩隻龍舟，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問	請問現在與澳洲還有聯絡嗎?
黃根仔	有聯絡的, 主要由赤柱漁民娛樂會聯絡, 黎錦鴻先生是主席, 由他聯絡的。他們也有寄刊物過來。
問	請問你有沒有去過台北和檳城看龍舟嗎? 他們都是華人地區, 但與香港有沒有分別呢?
黎志強	他們的龍舟比較短, 沒有我們的那麼長, 沒有我們的那麼精美。台北的龍舟比較橫向, 然後前面有個較大的位置, 有個人要爬上去隨時準備拿旗, 拿到旗幟才是勝利。你只要拿不到旗幟, 就算排第一都是會輸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到旗幟。
問	那麼你們有沒有練習呢? 因為外地與香港的遊戲規則不同。
黎志強	沒有練習, 因為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船槳是比較重的, 既重又大, 而且龍舟比較短和闊, 是不一樣的。他們的龍舟滑水比較沒有這麼方便, 通常會比較吃力和辛苦, 與我們的不一樣。
問	你們記得自己扒第幾名嗎?
黎志強	我們忘記了, 但是反正就是比他們差, 因為他們軍隊式訓練。
問	花維路先生有一起去台北嗎? 他去做甚麼?
黃根仔	應該做帶隊。
問	但是花維路先生懂得普通話嗎?
黎志強	可以的, 因為我們龍舟隊有人認識英文, 也有人認識普通話, 例如是我的堂大哥以及一些人。黎國駒是國際龍舟邀請賽的創辦人, 當年答應與日本去比賽, 他有跟我們去日本。
問	剛才聽完在台北參賽的分享。那麼馬來西亞呢?
黎志強	我們原本是不能參加馬來西亞的比賽, 但是因為在香港排了第三名, 所以才代表香港過去馬來西亞比賽。馬來西亞有很多隊龍舟, 與香港不一樣。
問	請問馬來西亞的龍舟與香港有分別嗎?
黎志強	品質比香港差, 但是應該比台灣的好。
問	馬來西亞的龍舟為何比台灣的龍舟好呢?
黎志強	他們的龍舟比較窄, 台灣的比較闊。他們的龍舟坐滿人之後, 不會容易沉或者反轉, 相對比較穩定。我們香港的龍舟在坐滿人的時候, 有機會滲水。他們的龍舟應該比台灣的快, 是不一樣的。

問	請問馬來西亞龍舟比賽的規則是怎樣?
黎志強	和香港一樣, 是沒有座位的。大家在一個沙灘, 而沙灘是很長的, 龍舟是打橫在沙灘扒過去的, 而觀眾就在側面看。但是有暗湧的, 沙灘可能很大浪。
問	你在馬來西亞會沉龍嗎?
黎志強	我們會沉龍的, 不過沙灘有暗湧, 而且亦有很多烏鴉。
問	請問你們有沒有去過內地扒龍舟呢?
黎志強	有, 在廣州扒二十幾人的龍舟。
問	他們的賽事與香港有沒有不同?
黎志強	我們參加的都是二十幾人, 肇慶的都是二十幾人, 與香港沒有些甚麼分別, 一樣的。
問	中國傳統, 五月初五端午節, 有關屈原。請問你們對屈原了解嗎?
黎志強	我們當然知道, 當我們拋糉落海時都知道的。
黎文藻	屈原是個大忠臣, 他跳了海, 被魚吃掉。於是把糉拋在海裏, 讓魚兒們不要吃屈原的身體, 是這個意思。
問	但是花維路先生知道屈原的故事嗎?
黎文藻	這個故事他應該是知道的。
問	請問當年是誰跟你們講屈原的故事呢?
黎文藻	我們老師, 我讀過小學的。
問	是學校老師還是父母講的?
黎志強	是老師講的, 以前的書本裏有講的。這些東西, 例如節日, 如中秋節, 全部都有講的。現在的課本可能沒有講的。
問	請問柴灣漁民娛樂會的人懂得包糉嗎?
黎文藻	當然懂得包糉, 很多人都懂得包糉, 只是看你做不做而已。很多水上人都懂得包糉的。
問	請問你們以前賣白飯魚, 可以賣多少錢?
黎志強	這是視乎白飯魚的數量的多與少, 如果很多漁民都能夠捕捉到很多, 價錢自然就會低。相反如果捕捉到很少, 價錢自然就會高。
黎文藻	以前十個人只有一個人有的。我們還要鬥快到漁市場去賣, 如果太晚去賣會沒有這麼值錢。
黎志強	即使到了今天, 都要鬥快, 誰最早就先到市場賣。
黎文藻	白飯魚可以曬乾, 曬乾都是值錢的, 但是比較快到市場賣魚就會比較值錢。

問	花維路先生致力推廣龍舟，使世界更多人認識龍舟。請問你覺得花維路先生最厲害的地方是甚麼？
黃根仔	都是柴灣，始終都是柴灣，柴灣是花維路的發源地。
黎志強	最早是由柴灣開始，然後慢慢就去到赤柱、香港仔，屯門那邊都有的。
黎文藻	講到扒龍舟，最早都是水上人扒的，沒有其他人扒的。這些東西是水上人做的，發源地是柴灣。其他地方都有人扒龍舟，都是水上人做的。以前沒有像現在這麼多龍舟隊，就只有水上人扒的。
黎志強	花維路先生非常願意幫助別人，每個漁民都非常讚賞他，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去過不同地方幫助不同的人。
問	花維路先生非常樂於助人。他有啟發到你們嗎？
黎志強	對於我們而言，就是紀念花維路的宗旨永遠都在。我們有「漁民之父盃」，即是花維路，亦代表每次扒龍舟，永遠都會紀念花維路。我們有個「漁民之父盃」在每年龍舟比賽時拿出來，紀念花維路把龍舟比賽搞得有聲有色。全部漁民都知道「漁民之父盃」，都知道想扒這個盃回去。所以可以算是好事傳千里。
問	籌辦東區龍舟競渡非常辛苦，是甚麼驅使你們堅持舉辦？
黃根仔	籌辦東區龍舟競渡真的非常辛苦，最緊要大家合作，以前花維路在的時候，我們甚麼都不用擔心，因為他會把所有事情都辦妥。現在沒有花維路，又沒有鍾樹根幫忙，即是要靠自己各位委員努力合作。我們要自己找贊助，問公司支不支持，我們找公司都是大包圍的，看看他們是否支持我們，就像你們一樣。這樣周圍寄信，都不是最困難，最辛苦是籌備工作。很多政府部門都在準備來年的工作，你知道他們的程序，例如是幾時截止。找公司贊助、邀請嘉賓，最重要是找不同人去商討。以前我們漁民娛樂會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位香港球星鍾楚維，他最近走了（去世）。當年有朋友介紹他到我們會，就不知道為甚麼我們要找七至八個人來招呼他。當時找到五千元很開心了。鍾楚維贊助五千元，以前搞龍舟比賽不需要這麼多錢。以前幾千元就可以搞一個比賽，一塊帆布放在頂就可以。現在就不可以，是否需要起一個舞台，又要食環署批准。早前演唱會就有一個螢光幕掉下來，所以又要找工程師來簽署一下，才可以動工。所以現在最緊要是安全，和大家合作。至於比賽的天氣和情況，前一日最怕就是打風，如果時間這麼緊迫，即使想改時間都沒有可能。因為五月初個個星期都有舉辦龍舟比賽，起碼都要等到第二個月才有機會給我們一個新日期。最重要希望天氣好天，不要打風下雨，黑雨紅雨有機會取消，而一取消就會很麻煩。
黎文藻	最擔心比賽當天有行雷閃電，最怕又要停業，又不知幾時才可以再預訂比賽。這些真是最大問題。
黃根仔	不過又不需要過分憂慮經費，因為東區民政事務處非常支持本會，而且也有得到柴灣華人永遠墳場的支持，贊助本會的活動。這些贊助都很有用，因為龍舟都會氧化，器材都需要更新。

問	你們亦可以考慮將退役的龍舟送到博物館喔！
黃根仔	八九十年代試過送去大陸海陸空（汕尾）那邊，以前他們非常貧窮，沒有龍舟可以扒。
問	請問在沒有漁民娛樂會之前，漁民們是各自生活嗎？另外，作為漁民娛樂會的領導，你們如何團結各人完成活動？
黃根仔	以前大家都很合作的，都會回來柴灣準備的。屯門、筲箕灣、赤柱的人，都會過來看看，過來捧場。大家都會幫手籌備，都不會這麼計較的。有些人會負責維持秩序，有些人會幫手派飯，會開會籌備，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就好像是黎太（即何惠英），都要負責派禮物，都要工作。
何惠英	我派飲品，沒有人敢動，沒有人敢拿完又拿。如果有人已經拿了一次，然後轉過彎又再多拿一次，但是其他人都是要喝飲料的，始終都是有很多工作人員的，所以我在那個崗位，所有人都非常守秩序。
問	請問你們拜神的乳豬怎樣分？
黎文藻	把牠切開來吃，都是用牙籤，都是把它斬開很多份。如果是設宴的話，就是一圍一塊。
問	會員老化的問題經常存在，但你們好像也有年輕人。請問那些年輕人是你們的後代嗎？
黎文藻	部分是的，有部分年輕人是一個介紹一個進來的，去幫這個會的。
何惠英	亦都有第二代的。
黃根仔	我們東區龍舟也是缺乏人手的，就好像 2022 年還是疫情的時候，他們也能找到很多人來，真的非常好。當年就是有工作人員會負責舉牌，是以把人群分隔，然後如常舉行比賽。我們是唯一一個地方舉辦龍舟比賽，然後要把現場劃分為每五百人一區，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會來。2022 年的時候，政府也只是批准最多二千人參與運動事項，我們把參與者分為四區，然後在岸上的就不作計算。如果政府不批准的話，我們會與劉小姐再作商討。
問	以前柴灣漁民娛樂會有一個避難所，是在舊址還是新址？
黎志強	舊址，但新址都有，每逢打風下雨就會使用。然後亦有社區會堂。
問	當年未有社區會堂，而避風的概念又與柴灣漁民娛樂會有關。那麼現在的避難所在哪兒？
黎文藻	當時未有社區會堂，連現址都未有。
問	如果有颱風的話，是真的有人會去避嗎？
黎文藻和黃根仔	它位於第二座，接近現在樂軒台的位置。八號風球以上，一定有人使用，我們會打開門讓別人進來的。政府沒有資源給避難者，我們會給予他們一些飲料。如果有人進來，我們要通知政務處，看看那個人需要甚麼。這是因為我們原來沒有這麼多資源，例如是被，我們就只有水和一些簡單資源，所以要通知政務處。

問	使用者們都是水上人?
黎文藻	以前水上人士住木屋的
黃根仔	然後我們要當班，輪流當班的。
問	他們都是睡在地上嗎?
黎文藻	那倒又是未試過的，因為那裏有一些乒乓球桌，其實也不用睡在地上。大家都是暫避的。自從設施準備好之後，都未試過有大颱風。
問	如果真的打風，你們全都會上岸嗎?
黃根仔	漁民都會上岸，他們會把船綁在一起，到銅鑼灣避風塘，然後自己會上岸。停泊在銅鑼灣避風塘，也有筲箕灣的。
問	會不會泊在柴灣?
何惠英	都有，不過比較少，住家艇、細艇，以及其他都會停泊在這邊。
問	你們打風都待在船上嗎?
黃根仔	一來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二來漁民在八十年代已經開始上岸，都已經不再捕魚了。
何惠英	颱風溫黛的時候，我們全都在這裏，不能入睡。狂風大浪打過來，我們也是拿着一套棉胎，抱着兩個孩子。如果有錨的話，也要拋下去，盡量固定船隻。甚麼錨都要拋出去，因為實在太大浪，避風塘比較矮。



題	第五章：柴灣漁民娛樂會的創立和活動
問	請問第一隻龍舟叫甚麼名字?
黎文藻	怡怡龍，這是第一隻。
問	請問你們的會徽是誰設計的?
黎志強	花維路設計的。
問	那麼怡怡龍呢? 也是花維路設計嗎?
黎志強	是的，都是的。
問	花維路先生懂得講中文，但不懂閱讀。那他怎樣設計?
黎志強	可能他會諮詢自己的兒女，也有與鄭俊華先生一起合作設計。這個設計，黎金福先生去中環石板街打出來的。
何惠英	他亦比較搞怪，早前有跳草裙舞，然後我也有一系列的照片。
問	請問你知道他們為甚麼聚在一起晚餐嗎?
黃根仔	飲啤酒。
問	他們看來在吃西餐。你們當時不常吃西餐嗎?
黎志強	以前比較少。
問	他們是在一起研究嗎?
黃根仔	我們小時候未見過西餐。
問	這人又是誰呢?
黃根仔	這個人我們真的不懂，而那個應該是黎九。這個外國人可能是圓桌會的鬼佬，所以我們才能夠一起吃飯。
問	這三個很重要的人，他們是契仔嗎?
黃根仔	以前我們遇到外國人，會叫他們做契爺，因為他們能夠幫助我們。
問	他們是三兄弟嗎?
黃根仔	他們三個非常熟絡，也是叔伯兄弟。

問	到下一張照片。他們當年在龍華酒店結婚，你知道嗎？
何惠英	我們當時不認識花維路，所以也沒有跟他參與活動。這應該是漁民聯會的周年晚宴，他們當時設宴是非常大型的。在八十年代能夠擺到八十幾圍，是很厲害的。
問	當時在哪裏設酒席？
黃根仔	就是大約現在美心皇宮的位置。那是漁民聯會的活動，但是漁民聯會比較少活動，因為那主要是用來做選舉的。我們必須要有漁民聯會，才可以投票和成為委員，否則的話就沒有這個能力了。
問	請問以前的晚會和現在的晚會，內容和環節上有沒有分別？
黃根仔	我們漁民以前沒有什麼活動，一年也就只有兩個，第一個就是聯會的周年宴會，第二個就是端午節，是最開心的。於是他們就會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花維路都有唱歌跳舞。
何惠英	以前沒有錢請人來唱歌，現在才有。
黃根仔	當晚都有隊 band（樂隊）係度。
問	抽獎是找贊助商嗎？
黃根仔	抽獎是看看找不到老闆贊助，以前如果經濟好的話，就會由主席贊助，頭獎通常是 14 吋電視機，抽中的話就會非常開心，我自己都曾經抽到兩次。
何惠英	我自己沒有抽獎命，有時會影響身邊前後左右的人的抽獎運氣，他們全部都能夠抽到，我就繼續甚麼都抽不到。
黃根仔	花維路最喜歡搞笑，如果在聯歡晚宴上有麻布袋，他就會拿過來，剪成一條條，然後圍在自己腰間，跳草裙舞。
問	請介紹一下，柴灣漁民娛樂會的會章是怎樣誕生的？
黃根仔	我們柴灣漁民娛樂會要加入的話應該是由 1981 年開始的，一定要由一個本會委員或會員推薦，才可以入會，否則應該難以入會。如果要進入本會，就要遵守本會的章程，然後也有會費。
問	這個會章是六十年代已經有的嗎？
黃根仔	1964 年。
問	他們全部都是第一屆會員，還是只有何惠英女士是呢？
黃根仔	我們都是頭幾屆的會員，何惠英女士未必是會員。我 1966 年才入會，我是本會的第 97 個會員。
問	如果要入柴灣漁民娛樂會，有甚麼規矩要守呢？
黃根仔	其實沒有甚麼規矩的，如果加入漁民娛樂會之後，就可以參與活動，例如是燒烤和踢足球。
黎志強	還有，進入我們的會，是絕對不能賭錢的。

問	為甚麼你們會嚴禁賭博？
黃根仔	這是花維路的個人宗旨，因為花維路不喜歡賭錢。就只有我們的會，絕對不能賭錢，其他會有時都會賭錢，甚至曾經有兩次有人被拘捕。
何惠英	不要賭錢、不要做黑社會。
	入左我地個會，如果有咩問題，以前六十年代好多呢 D 百騙仔，同我地搵錢，有咩事就搵「大水喉」，出黎幫手講。
問	（當時黑社會非常猖獗……）
何惠英	他們不敢與我們動手。
黃根仔	我們踢足球，被人挨打之後，我們幾天都不敢出街，躲在亭後面。後來要與一個人（即「大水喉」）溝通，才能夠解決。我們從來都不打架，踢球都不打架。
黎文藻	以前我們水上人出街會被別人欺負，甚至被別人打，只要是黑社會欺負的話，就要找一個人，叫做「大水喉」。至於工作有關的事情，就要找花維路。就像我以前在政府找工作，在面試的時候，別人都會問，你是不是花維路介紹的？不是我主動告訴他們的，而是他們知道花維路先生推薦我們。所以，我們在求職時，被取錄的機會可能比其他人高。花維路先生會為我們寫推薦信，成功的機會會較高。只要我們去面試的時候，別人已經知道我們是誰，就是他介紹的。



題	第六章：何惠英女士分享日本佔領香港的經歷
問	想請問有關《蘇武牧羊》的二三事。請問這首歌有沒有廣東話版本？
黎志強和黃根仔	這艘龍船歌沒有原來的版本，是花維路自己聽回來的。在他仍然在青洲工作，未退休的時候，已經寫好這首歌。無線新聞曾經播過這首歌，而且在社交媒體也找到。
問	請問《蘇武牧羊》這首歌有沒有廣東話版本？或者粵曲版本？
黎志強	應該有的，在唱粵曲時都有樂譜。
問	花維路先生聽粵曲嗎？
何惠英	有時他聽到一首樂曲，例如是粵曲，自己又會嘗試去按一些音樂的鍵，在拿到樂譜之後可以配上文字。而且，他應該是懂得分辨水上話和廣東話。
問	請問甚麼是「龍正」？
黎志強	以前扒龍舟有個「龍正」，這個人坐在龍舟的中間，負責指揮的工作。他不會打鼓，因為打鼓是由另一個人負責的。他通常坐在一艘龍舟的中間，而且只有大龍才会有這個角色。
問	你有扒過有「龍正」的龍舟嗎？
黎志強	有。
問	請問有「龍正」的龍舟，會不會比一般龍舟闊？
黎志強	不會的，是一樣的。而且他的位置，是不會阻礙任何人扒龍舟的。「龍正」和打鼓的人需要互相配合，在一聲號令之下，就會開始。
問	龍舟一直演變。請問現在的大龍和以前有分別嗎？
黃根仔	大龍可以承載的人數大約四十人，通常都是三十多人。但是現在就是想做更大都可以，可能會扒得更加快。
問	有部分角色，例如「龍正」，現在不復存在。請問現今龍舟有甚麼崗位？
黎志強	龍舟上的每一個角色，都是有經過排練和挑選的，一早已經決定要在哪一個位置，他們並不是隨便下去坐一個位的。教練一早知道每個人的位置，所以絕對不會混亂。如果沒有劃位和編排的話，是會非常混亂的。
問	「龍正」的角色是甚麼？站哪裏？
黎志強	中間的位置，就在打鼓的人的後面。

問	「龍正」是要站立還是可以坐下的？
黎志強	他要站着，但是要紮馬，是非常穩定的。他有一個指揮的工作，可以用手示意大家減慢速度，或者在別人追上的時候，需要急起直追或者加速。
問	「龍正」難做嗎？
黎志強	難的，以前有。
問	「龍正」的角色難拿嗎？
黎志強	以前有，現在都已經沒有了。
問	「龍正」有甚麼具體工作？
黎文藻	他幾乎甚麼都不用做，等打鼓的人首先示意，然後他就可以指揮。
問	請問打鑼打鼓是兩個人嗎？
黎志強	是兩個人來的，打鑼的人要跟着打鼓的人的節奏，要讓別人打完之後，自己才打。
問	打鑼打鼓的人都要聽「龍正」的指揮嗎？
黎志強	是要跟「龍正」的。
問	請問有沒有一些代表某些意義的口號，或者指令？
黃根仔	以前有的，如果想叫其他人加速，打鼓就會比較頻密，相反如果勝利在望，就會打鼓比較緩慢。例如在打鼓的時候，打鼓的上面和側面，是有分別的，是以可能需要全速前進，或者有其他策略。
問	現在打鼓的人是坐在前面的，對嗎？
黎志強	是的，是坐在最前的。
問	打鼓的人在前面坐着的。那麼以前的呢？
黎文藻	大龍的話，通常是在中間。
問	那麼大龍的打鼓人是坐在中間的嗎？
黎文藻	都是中間。
問	「龍正」、打鑼人、打鼓人，全部都在中間，對嗎？
黎志強	是的，但是鑼鼓的位置是指定的。

問	「龍正」站在哪兒?
黎志強	他的位置大約在打鼓的人的後面。
問	打鑼人在最後的嗎?
黎志強	他的位置接近後面，前幾格就是「龍正」的位置。
問	打鑼人是站立還是坐下的?
黎文藻	這個人是可以坐下的。
問	打鼓人是站立還是坐下的?
黎文藻	這個人一定要站着，否則的話他打不到，因為鼓實在太高。
問	以前要站立的嗎?
黎志強	以前在中間的話，就一定要站立，不能夠坐着的。
問	請問以前如何能找這麼多人扒大龍?
黎志強	你知道一隻大龍的容量，所以要找這個人數的人回來。否則，你要照扒同一隻船，但更少人，就會吃虧。
問	(所以想請問，你們以前如何能找這麼多人扒龍舟?)
黃根仔	以前的人都是興趣的，到了遲一些，打鼓的人需要練習，就會下去。然後，當其他漁民聽到鼓聲，就會跟着下去，一起去玩。漁民之間都不認識的，但是都會這樣一起玩。
問	請問「怡怡龍」是誰出錢買的?
黃根仔	以前是大家湊錢買的。
問	請問「怡怡龍」多少錢?
黃根仔	當時應該大約 \$1000，都算是貴的。當時是大家一起籌款，例如是每人付款 \$50，然後寫上自己的名字。
問	請問龍舟是香港製造的嗎?
黎志強	以前是香港製造的，筲箕灣有，柴灣都有。
問	龍舟的性能非常重要。請問是誰設計龍舟的?
黃根仔	做龍舟的師傅。

問	不是你們設計的嗎?
黎志強	我們會告訴製造商，我們需要一首龍舟有多大，容納多少人。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更好製造龍舟。
問	請問你們設計的大龍計劃承載幾多人?
黎文藻	其實設計是可以承載 40 至 50 人的，而我們柴灣漁民娛樂會有 48 人。在比賽當中，會有規則，例如是最多只能有 50 個人。
問	在龍舟比賽中，是用人數來決定，而不是用龍舟的長度來決定的嗎?
黃根仔	我們有一本場刊，上面都列明了，最多 50 人，就是 50 人。不過曾經有一艘龍舟，可以容納 80 至 90 人，不過最後，有很多因素的影響下，在最大的龍舟能夠承載 50 人。
問	請問這是在哪一個地方?
黎志強	這是在香港仔，但是我們從沒有聽過，因為其實如果要切斷一隻龍舟，似乎不是太過吉利。不過，龍舟的人數和承載量其實都有一定的關係，因為要將勝利的機率提高。
問	何惠英女士，我們知道在香港被日本佔領時，你已經出生。想請問當時水上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何惠英	日本人是非常殘忍的，當時在晚上他們會走到碼頭，想要嫖妓。我們水上人要把日本人帶到一個地方，讓他們嫖妓，然後再把日本人送回去。所以，每當我見到日本人過來，我就會把自己的外表弄得比較骯髒，因為其實他們有時比較缺德，甚至連十多歲的女孩都受害。女孩們不但受害，甚或會喪失生命。當時有很多骸骨在醫院附近被挖出，這是因為日本人會將很多人傷害。如果他們不願意自己跳到地下，日本人就會把他們的頭斬掉。最後他們都是會命喪刀下，非常殘忍的。
問	你當時幾歲?
何惠英	忘記了，我只是記得這些事情。
問	還未結婚嗎?
何惠英	我當時真的看到，日本人非常殘忍，當時我十多歲。
問	請問當時你十多歲，為甚麼會看到嫖妓的情景? 你的船有甚麼工作?
何惠英	我的船是送人的，在香港仔送人。
問	所以當年你在香港仔是做送客的嗎?
何惠英	當我還是一個少女的時候，我在內地被別人拐賣，賣到香港的水面人的地方，然後我的工作負責送客。然後有海鮮艇的時候，我就負責送遊客。
問	請問嫖客是外國人還是日本人?
何惠英	日本人。

問	請問他們搭船去香港仔做甚麼?
何惠英	我都是送人的。
問	請問日本人當時怎樣對待水上人?
何惠英	以前被日本人發現捕魚的話，男女都會被脫下所有衣服，男的站在一邊，女的站在另一邊，全部曝曬。如果扛得住，幸運的話，或許可能可以撿回生命，否則可能會遭遇不測。
問	但香港當時沒有外國人嗎?
何惠英	當時是日本人負責管理的，外國人還沒有回來。基本上每一個地方都有日本人負責站崗。當時會見到日本人，就要向他們敬禮，否則可能會遭遇不測。有一次，我非常幸運，因為我忘記向日本人敬禮，他用槍指住我的頭，彷彿想把我殺死。幸好最後能夠逃過一劫。
問	請問你有遇過秘密的反對日本組織嗎? 據聞當年屯門就有水上人因此而全家遇難。
何惠英	最好不要出聲，一定要服從。
問	他們說日文，你怎麼聽懂?
何惠英	不是，有人是懂得我們的語言，懂得白話的，就是能夠溝通和聽懂就可以，有些日本人懂廣東話的。其實有時也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遇到好的日本人。我上次正正因為遇到一個好的日本人，他用槍指着我，隨時可以開槍殺死我。我已經雙眼合上，等他開槍。
問	當時你住在哪兒?
何惠英	香港仔。
問	不是柴灣?
何惠英	不是，我以前做少女（還未嫁）的時候，是住在香港仔的。我在結婚後才住在柴灣的。
問	當時的香港，有很多人餓死、有很多人離開嗎?
何惠英	沒有，我捱得住的，吃很少東西，有喝水，可以吃就吃。當時我因為捱餓，所以非常消瘦。
問	你當時會不會沒有飯吃?
何惠英	有錢就可以吃飯，沒有錢就沒有可能吃飯。當中有幾年，我甚至連米飯是甚麼樣子也不知道，當時只能吃木薯粉。
問	你們是水上人，為甚麼當時不捉魚吃?
何惠英	我不懂得捉魚，我不是他們這個行業的。我說來都沒有人相信，其實我平時乘船的時候，是會暈船浪的。這樣拋着，我是會頭暈的，但是在飛機和車就沒有問題。
問	當時有很多外國人在香港仔拍電影，請問你有沒有搖櫓?
何惠英	如果他們要拍我賣東西，就是\$10（港元）一個鏡頭，不用說話。他們走過來，我就要假裝幫那些物品磅重，然後就能夠賺取\$10。



附錄二 口述歷史訪問文字稿（書面形式訪問）

一、弗利曼特龍舟隊（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的書面訪問

日期：2024年6月16日

受訪者：Wade Spackman, Gordon Waycott, Deb Alders

Question 1: Please introduce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i Wan and Charles Thirlwell.

Wade Spackman: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was started in 1981 when our founding club President, David Blackley was visiting Hong Kong Life-Savers and was introduced to a well-know Hong Kong identity, Charles Thirlwell. Since 1979, Dragon Boat racing had seen a resurgence among the Hong Kong Fishing community and the local Department of Tourism were inviting overseas teams to compete in an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acing Festival and so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FSDBC) was born on 1 November 1981. It was the second dragon boat club to be formed in Australia (but now the longest in existence). David and Charles met in 1981 and worked together to get an invited team from Western Australia to compete in the 1982 Festival.

From meagre beginnings training in a converted surf boat, FSDBC was the first Australian team to compet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club then designed and built the first aluminum dragon boat in the world, called Cathay Dragon

Question 2: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about coming to HK for the dragon boat races.

Wade Spackman: I have been to Hong Kong and competed three times in 2000, 2006, and now 2024. This trip is special as having Kevin Ho, one of FSDBC members and Hong Kong native has been immensely valuable and we have visited both the Stanley and Chai Wan Clubs and attained a deepe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our clubs. For example, we witnessed first-hand original 1985 document with Stanley Fisherman's Club, our brother club.

Deb Alders: This is my 3rd time here in HK with FSDBC to race internationally, each experience leaves me with wow - that was fantastic.

Gordon Waycott: I've been here five times with various clubs in 1988, 1990, 2006, 2017, and 2024. I've always had a great time but this year the hosting, accommodation, preparation and friendship of Chai Wan Fisherman's Recreation Club was special. The experience of paddling in a traditional long 50-seater boat wa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his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I'm grateful and many thanks to our team member Kevin Ho for organising. Olivia Thirlwell, founding member of Chai Wan and grand daughter of Charles Thirlwell has made us feel welcome and has attended everyone of our races and has looked after us all.

Question 3: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had received a drum from Chai Wan Fishermen's Club. Can you please tell me a bit more about the drum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your club and Chai Wan Fishermen's Club?

Wade Spackman: David Blackley the founder of FSDBC, received this drum and from Stanley Fisherman's Club we received a dragon head and tail. This was used on the aluminum dragon boat in 1984.

Question 4: How did you first get involved with dragon boats?

Wade Spackman: Dean Alder's best friend introduced me and asked me to come down to Swan Yacht Club. We were three single blokes, and I was participating in basketball and tennis at the time. Dragon Boating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with a great atmosphere.

Deb Alders: In 1998, my boyfriend then Dean Alder, husband now, introduced me to the sport. He was attending a regatta, and they needed more girls, and I literally was thrown in, and haven't missed a year since.

Gordon Waycott: Very simply, I was playing amateur football with Cockburn Lakes and amateur football club and was introduced to the sport by one of my sister's friends. We watched the dragon boats from Swan Yacht Club, and I thought I'd give it a go. This was in 1987 and in 1988, I made my first trip to Hong Kong.

Question 5: Why do you like the sport of dragon boating?

Wade Spackman: I'm hooked on the challenges, every season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going to get and how you are going to keep and service a team. I love coaching and introducing people to a sport that they have never ever done before. I coached the junior team for ten years and that gave m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e sport. The sport can give younger people goals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compete in the Australian team. Over the years 15-20 kids have represented Australia from FSDBC.

Deb Alders: All different ages can compete or just do social paddling, from ages 12 to 80 years of age. It's a very inclusive sport. For the past 26 years that I have been paddling I have met, socialised and competed with many other paddlers. They have become long-time friends.

Gordon Waycott: I've always been involved in fitness playing rugby league, AFL and this is something totally different. I learnt different aspects about my body and recovering from injury.

Question 6: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behind dragon boats?

Wade Spackman: It is based around the fisherman; the festival commemorates the death of the poet and minister Qu Yuan (c. 340–278 BC) of the ancient state of Chu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the Zhou dynasty. When the king decided to ally with the increasingly powerful state of Qin, Qu was banished for opposing the alliance and even accused of treason. Eventually, Qin captured Ying, the Chu capital. Qu Yuan fell into the Miluo River. It is said that the local people, who admired him, Qu raced out in their boats to save him from the river and used drums to frighten away the fish and feed them balls of sticky rice into the river so that the fish would eat them and not Qu Yuan's body. Qu did drown and on the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they held a dragon boat race in his honour.

Question 7: 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traditional ceremonies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Wade Spackman: Yes, I have dotted the eyes, to awaken the sleeping dragon from the off season.

Deb Alders: Yes, I have dotted the eyes of the dragon head at the start of our season.

Gordon Waycott: I too have dotted the eyes which I believe to be for good luck, be healthy and have a good life.

Question 8: Any ceremony when you paddle in Australia?

Deb Alders: We have at the start of our season, lion dancing, monks, and blessings, by dotting the eyes, water and rice thrown into water to awaken the dragon.

Gordon Waycott: In national competitions we have had to recite the paddler's oath, this was in 2012 and I was paddling for Cockburn Dragon Boat Club.

Question 9: Is Dragon Boat a popular sport in Australia?

Wade Spackman: Yes, the sport is popular in Australia. In the 1990s we had ten registered clubs and we travelled from Geraldton to Augusta for our regattas,

(these re country towns in Western Australia and prior to the building of Champion Lakes). Currentl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13 clubs in from the top end in Kununurra to Albany, right across the state. Membership numbers do vary.

Question 10: Have you ever come to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Deb Alders: Yes, I have competed three times in Hong Kong, in 2006 and now 2024. I have travelled to Bangkok, in 2003, 2008; Taiwan in 2011; Penang 2002, 2013; Kununurra, Western Australia in 2022, which was a 55 KM paddle on the Ord river.

Wade Spackman: Yes, I've been to Hong Kong three times, and Penang 2002; Thailand 2003; nationally in Adelaide, SA; Penrith, NSW; twice in Brisbane Qld; Docklands, Melbourne, Darwin, NT and Arafura Games.

Gordon Waycott: See above five times to Hong Kong.

Question 11: How is paddling in China different to Australia (or elsewhere)?

Wade Spackman: In China the Cultural and discipline of the clubs is stronger compared to Australia.

Deb Alders: There are a lot more international teams and the event is far bigger, here in China and in Hong Kong.

The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to back home, dealing with the weather, currents and sometimes couldn't see the finishing line due to the pollution.

Question 12: Do you know about dragon boats in mainland China? For example, dragon boat drifting in Foshan and so on.

Deb Alders: We have competed in Guangzhou.

Gordon Waycott: I too have competed in Guangzhou and in Shogun city. where we had a crowd of 450,000 had to get a police escort to the race. I enjoyed the competition in Guangzhou, it is an extremely friendly city.

Question 13: What changes has dragon boating brought to your life?

Wade Spackman: The sport allowed me to travel and represent my state and I was able to do the coaching course. I coached and travelled with the juniors for ten years which was a career highlight. I also met my wife at the FSDBC, with two of our three children joined the club and have paddled with me. I also had the pleasure of coaching my children and took my oldest daughter to the Nationals in 2018 where we won a gold medal in the junior girls 500m ten-seater competition.

Deb Alders: It is a sport my husband and I do together and team spirit. It's a good form of exercise 3 times a week.

Gordon Waycott: The sport of Dragon Boat paddling has allowed me to travel, learn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earn about people. It taught me to be friendly and tolerant with others.



二、弗利曼特龍舟隊 (the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的書面訪問 (續)

受訪者: Irene Jarzebek

受訪日期: 2024年6月17日

Question 1: Can you please describe the early days of dragon boat paddling in Australia?

In the early days 1982 -1992, Western Australian (WA) clubs like FSDBC had to travel overseas for competitions, for example to Hong Kong. The sport now is more competitive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clubs. We have a 5 – 6-month regatta season in WA and we attempt to travel alternately interstate and overseas every two years.

Question 2: How often do you practice dragon boat now?

We train three times a week, 6pm on Tuesday & Thursday after work, and 2pm Saturday afternoon.

Question 3: Why did the Chai Wan Fishermen's Club and the Stanley Club give FSDBC a drum and dragon head and tail, respectively? Was Charlie involved?

Our founder David Blackley and Charlie Thirlwell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hence a very special bond was formed. Plus, we had just built the first aluminium boat in the world and the head and tail were a valuable asset to this ground breaking boat.

Question 4: Transporting the drum and dragon head and tail from Hong Kong to Australia must have been troublesome. Why did FSDBC insist on bringing them back to Australia?

The club really wanted to keep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strong and to be honest oversize luggage isn't that expensive!

Question 5: How long were the drum and the dragon head and tail used by FSDBC? We used the dragon head and tail for approximately 20 years, until we upgraded to fibre glass boats in 2004. The drum was a souvenir and is well protected back at our club.

The FSDBC Facebook page has uploaded a letter from FSDBC to the Stanley Club dated 1987, stating that FSDBC will continue to foster the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lubs.

Question 6: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irst saw the letter i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the friendship between FSDBC, local fishermen clubs and Charlie)? Do you have any plans in the future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exchange?

We had goose bumps when we saw and read the letter, especially as Rosalie Routledge who was the secretary at that time and a signatory to the letter is here with us in 2024 on this very special occasion. She is now in her early 80s and has enjoyed this trip with her son Stewart, who was a mascot for the club back in 1985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on a trip to Hong Kong. He participated as a paddler on Saturday 15 June.

We have established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Charles Thirlwell's granddaughter who has hosted us in this trip, and we will be keeping in touch. Olivia is also passionate about the sport and has said that "The bonds she has formed with Chai Wan and Stanley throughout the years are truly special - they have become a second family". She is grateful to Chairman Wong from CWFRC, Chairman Lai from SFRC, coach Siu Wah and Wah Gei (and uncles and aunts), for their guidance and support.

We feel so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participated on Monday 10 June competing in the 50-seater event with traditional wooden boats at Tuen Mun with members of Chai Wan, Olivia Thirlwell also accompanied us and paddled with us. This is a rare event for Westerners to be a part of, and Chai Wan also provided food, uniforms for our team and made us exceptionally welcome.



附錄三 香港水上人、香港龍舟競渡和花維路的照片

一、香港漁民和花維路

(一) 香港航海學校校徽



Title

花維路鼓勵漁民們的兒童入讀這學校。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二) 由生力啤贊助舉辦，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



Title

這是第五屆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田徑比賽金牌。項目是由生力啤贊助舉辦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藉着田徑陸運會聯合兩會的漁民們。這令漁民們關係更加鞏固，也可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可以在陸地上做多一些團體活動。
(柴灣漁民娛樂會和赤柱漁民娛樂會是兄弟會。)

(三) 由生力啤贊助舉辦，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
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



Title

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週年冬運大會：田徑比賽銀牌。
項目是由生力啤贊助舉辦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四) 1975 年柴灣之夜綜合比賽紀念章



Title

1975 年柴灣之夜，綜合比賽紀念章。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五) 花維路創作的《龍船歌》



Title

花維路創作的《龍船歌》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六) 柴灣漁民娛樂會第一艘龍舟怡怡龍



Title

柴灣漁民娛樂會第一艘龍舟怡怡龍，柴灣水上人黎添坐在龍頭前。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七)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
黎牛 (左) 和黎金帶 (右) 合影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黎牛 (左) 和黎金帶 (右) 合影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八)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九)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約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約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在海灘合影 (約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在海灘合影 (約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一)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約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青年合影 (約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二)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 (約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 (約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三)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 (約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與柴灣水上人在以風力航行的漁船上合影 (約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四) 花維路在天主教堂參與柴灣水上人的婚禮 (約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在天主教堂參與柴灣水上人的婚禮 (約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五) 花維路和梁慧中在柴灣水上人黎添祖父的大木帆船上的合照



Title

花維路和梁慧中在柴灣水上人黎添祖父的大木帆船上的合照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六) 各區漁民娛樂會晚宴照片
(約 1980 年代)



Title

各區漁民娛樂會晚宴照片 (約 198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十七) 花維路與身穿傳統衣服的柴灣水上人
合影 (1950 年代)



Title

花維路與身穿傳統衣服的柴灣水上人合影 (195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黎添

Notes:

二、花維路所創立之漁民會的會徽

(一)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扣針



Title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扣針。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當年會員出席會所活動時，會在衣服上掛一個會徽扣針。

(二)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Title

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此為新界北約深灣漁民娛樂會的會徽章，章上印有一座燈塔和兩條魚。

(三)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扣針



Title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扣針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當年會員出席會所活動時，會在衣服上掛一個會徽扣針。

(四) 赤柱漁民娛樂會扣針



Title

赤柱漁民娛樂會扣針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當年會員出席會所活動時，會在衣服上掛一個會徽扣針。

(五) 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Title

赤柱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此為赤柱漁民娛樂會的會徽章，章上印有一艘帆船。

(六) 香港漁民聯會扣針



Title

香港漁民聯會扣針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七) 柴灣漁民娛樂會扣針



Title

柴灣漁民娛樂會扣針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七) 柴灣龍船會怡怡龍、娛和龍徽章



Title

柴灣龍船會怡怡龍、娛和龍的徽章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這是柴灣龍船會怡怡龍、娛和龍的徽章。柴灣漁民早期參與龍舟活動的龍舟名叫怡怡龍和娛和龍。後期柴灣漁民娛樂會組織了自己的龍舟隊伍，名為生力龍，因為由生力啤酒廠贊助。

(九) 鴨脷洲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Title

鴨脷洲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此為鴨脷洲漁民娛樂會的會徽章，章上印有一艘帆船。

(十)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Title

南丫島漁民娛樂會會徽章
L.I.F.R.S.A. Badge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花維路為各漁民會設計了會徽。此為南丫島漁民娛樂會的會徽章，章上印有一條龍拿着龍舟槳和一尾魚。

三、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與柴灣和赤柱漁民娛樂會

(一) 世界第一艘鋁製龍舟 國泰龍舟



Title

世界第一艘鋁製龍舟 國泰龍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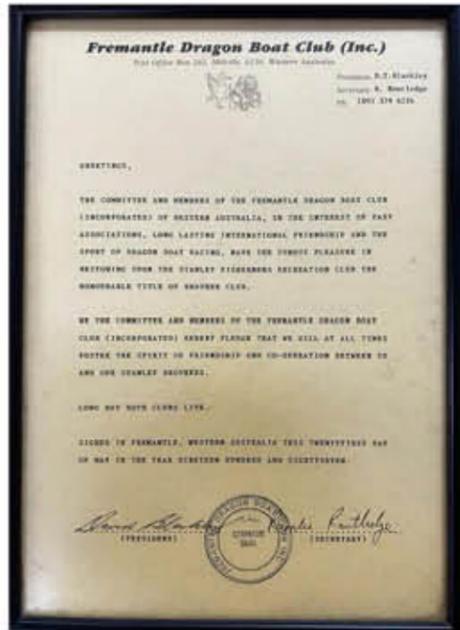
Owner / Publisher:

Fremantle Swan Dragon Boat Club

Notes:



(二) 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和赤柱漁民娛樂會結為聯盟



Title

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和赤柱漁民娛樂會結為聯盟

Owner / Publisher:

赤柱漁民娛樂會

Notes:

(三) 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與柴灣水上人參加 2024 年 6 月 10 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



Title

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與柴灣水上人參加 2024 年 6 月 10 日
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四) 柴灣水上人、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
和花維路家人合影



Title

柴灣水上人、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和花維路家人合影

Owner / Publ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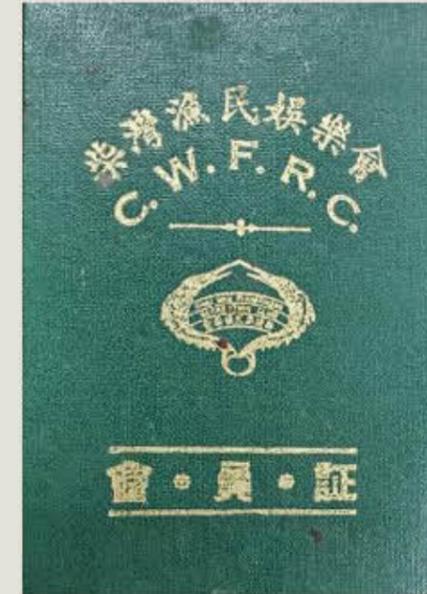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左起) 柴灣水上人郭少芳、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第一任秘書長 Rosaline、花維路家人 (花懿露、梁慧中) 和柴灣水上人在 2024 年 6 月 10 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合影。

四、柴灣漁民娛樂會與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一)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封面)



Ti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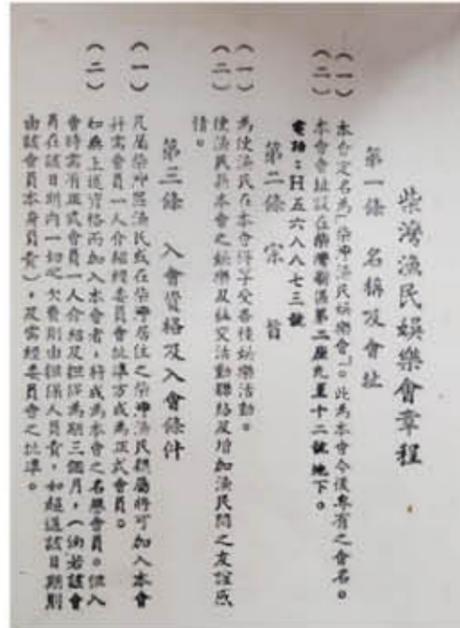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封面)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二)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一)



Ti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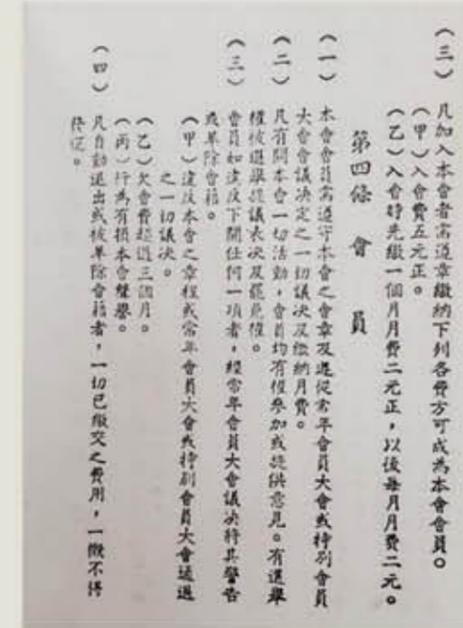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一)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三)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二)



Ti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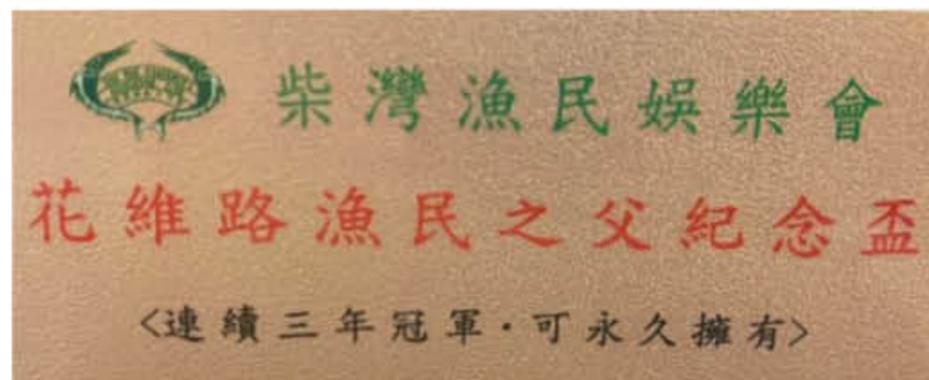
柴灣漁民娛樂會會員證 (會規頁二)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六)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特寫)



Title

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特寫)

Owner / Publisher:

屯門青山灣合意龍

Notes:

(七) 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 大龍邀請賽漁民之父紀念盃



Title

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 大龍邀請賽漁民之父紀念盃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八) 2023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6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暨嘉年華比賽規則及須知 (上)



Title

2023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6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暨嘉年華
比賽規則及須知 (上)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九) 2023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6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
暨嘉年華比賽規則及須知 (下)



Title

2023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6 周年東區龍舟競渡大賽暨嘉年華
比賽規則及須知 (下)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十) 青山灣合意龍參加 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
東區龍舟競渡大龍邀請賽



Title

青山灣合意龍參加 2024 年度慶祝香港回歸 27 周年
東區龍舟競渡大龍邀請賽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十一) 青山灣合意龍一家三代同心奉獻於
龍舟競渡的傳承



Title

青山灣合意龍一家三代同心奉獻於龍舟競渡的傳承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十二) 2024 年獲得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
後周根帶夫婦合影



Title

2024 年獲得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盃後周根帶夫婦合影

Owner / Publisher:

青山灣合意龍

Notes:

(十三) 柴灣漁民娛樂會慶祝端午節龍舟競賽聯歡
(約 1980 年代)



Title

柴灣漁民娛樂會慶祝端午節龍舟競賽聯歡 (約 1980 年代)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十四) 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競投的龍舟模型



Title

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競投的龍舟模型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十五) 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大會展示競投的龍舟模型



Title

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大會展示競投的龍舟模型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十六) 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成功競投龍舟模型者及其朋友合影



Title

2024年6月10日柴灣漁民娛樂會賀端陽東區龍舟聯歡晚會上成功競投龍舟模型者及其朋友合影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五、柴灣漁民娛樂會到外地參與龍舟比賽

(一) 1984年馬來西亞檳城國際龍舟節紀念牌



Title

1984年，花維路和漁民會會員一起到馬來西亞的檳城國際龍舟節觀賞賽事，學習和吸收龍舟比賽經驗。

Owner / Publisher:
James M.J. Thirlwell

Notes:

(二) 1979 年花維路代表柴灣漁民娛樂會參加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錦旗頒獎典禮



Title

1979 年花維路代表柴灣漁民娛樂會參加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錦旗頒獎典禮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三) 1979 年柴灣漁民娛樂會參加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大會開幕典禮



Title

1979 年柴灣漁民娛樂會參加台北市中正盃龍舟錦標賽大會開幕典禮

Owner / Publisher:

柴灣漁民娛樂會

Notes:



附錄四 花維路親自採集的剪報

(一) 〈從燈塔工作到社團服務 花維路半生為漁民奉獻〉



花維路採集的剪報，剪報來源是報章《世界日報》（日期不詳），但由花維路太太梁慧中女士提供。

(二) Fremantle clubs will tackle Asian boat race



花維路在1982年採集的剪報報導了澳洲弗利曼特龍舟隊來港作賽，剪報來源有待確定，但由花維路太太梁慧中女士提供。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 年社區主導項目



保存、展覽、對話：

龍舟競渡—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項目主任：王瑋樂

文字報告撰稿者：王瑋樂、何浚希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 年社區主導項目

保存、展覽、對話：龍舟競渡 —漁民和水上人的文化

項目主任：王瑋樂

文字報告撰稿者：王瑋樂、何浚希

資助單位：



康樂及文化服務署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非物質文化遺產
資助計劃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ndraising Schem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undraising Scheme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